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續編卷十三 十四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李昇

欽定四庫全書

元史續編卷十三

明　胡粹中　撰

辛巳　至正元年春正月己酉朔詔改元詔以至元七年以為至正元年

陳旅為國子監丞旅莆田人篤志於學無書不讀馬祖常使鄗南一見奇之曰子館閣器也相與勉遊京師虞集見其所為文嘆曰此所謂我老將休付子斯文者矣因交口延譽於諸公間趙世延力薦之以為國子助教出提舉江浙儒學至是入應奉翰林遷國子監丞

二月汴梁地震。三月車駕幸上都。夏四月道州賊蔣丙等作亂攻破江華等諸

縣以特穆爾達實為中書平章阿嚕為右丞許有壬為左丞初有壬論帝當親祠母后虛位徽政院當罷命相改元當合為一詔冗職當沙汰錢糧當裁節如此類者不一而足時論韙之遷為左丞復封瑪扎爾台為忠王○辛丑冀寧路地震裂○六月復舊奎章閣為宣文閣時大臣議悉罷先朝所置閣監官屬翰林承旨庫庫言于上曰民有千金之產尚設家塾以延館客堂堂天朝富有四海一學房乃不能容耶上然之即日改奎章閣為宣文閣藝文監為崇文監設官如初就令庫庫董治因請置檢討等官十六員以備進講達官有不喜儒者謂曰儒有何好君酷愛之庫庫曰昔世祖以儒足以致治命裕宗學于贊善王恂今祕書所藏倣書當時裕宗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敬重若此世祖嘗暮召我先人坐寢榻下陳

說四書及古史治亂至丙夜不寐喜曰朕令卿從許仲平學正欲以嘉言入告朕耳其向學又如此今汝不好儒寧不念聖祖神宗篤好之意乎且儒者之道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從之則人倫咸得國家咸治違之則失則亂爾欲亂而家吾不汝禁慎勿以斯言亂我家國也達官有赧色庫庫喀喇氏博果密之子也○評曰昔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高宗亦曰台小子舊學于甘盤古之人君其隆師重道如是元世祖統一區夏天性忠實合節前聖一王恂為贊善而令裕宗於學生之下親署御名習書謹呈其尊敬師傅奚讓於前王哉嗚呼賢矣

濟南水。秋八月車駕還宮。九月許有壬進講明仁殿上悅賜酒宣文閣仍賜貂裘金織紋幣 冬十一月道州民何仁甫等反連猺賊寇邊詔湖廣平章鞏卜班討之 以伯勒齊爾布哈為江浙左丞相

○是歲通泰崇明等州海溢

壬午二年春正月開京師金口河托克托用參議博囉特穆爾都水監傅佐言於都城外開河置閘放金口水為河深五十尺廣一百五十尺役夫十萬欲引通州船入城廷臣多言不可而托克托排羣議不納左丞許有壬條陳其利害畧曰大德二年渾河溢都水監將金口下閘閘板五年渾河水勢浩大郭太史將金口上河身盡行堵塞至順初有言引金口水過京城至通州者工部及提舉司大都路合屬官民相視議擬水由二城中間窒碍又盧溝河自橋至合流處從來未嘗有漁船此不可行船之明驗也且通州去城四十里盧溝止二十里若可行船當時何不於盧溝立馬頭百事近便却于四十里外為之又西山水勢高峻金時在城北流入郊野縱有衝決為害亦輕今則在都城西南若霖潦漲溢加以此水性急宗社所在豈容

僥倖設使成功一時亦不能保其永無沖決之患且金時此河未必通行今其河道遺跡安知非作而復輟之地又郭太史作通惠河時何不用此水而遠取白浮之水蓋白浮水清而此水渾濁不可用用之易淤若不作閘地形高下不同必致走泄溢滯作閘以節之則渾流必致淤塞用人挑洗無有已時此議方興萬口一詞以為不可若以為成大事者不謀於衆人則是商鞅王安石之法恐當今不宜有此議上丞相終不聽河成果水急泥壅不可行費用不貲而卒以無功臺臣劾建言者博囉特穆爾傳佐俱坐誅○評曰古先哲王有所興作必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又謀及卜筮詢謀僉同夫然後行未有排羣議而妄興作者也托克托當國議開金口河役夫十萬工不為小矣乃偏聽獨斷力排羣議而為之雖許有壬條陳利害辭達理明終不為之止其堅忍執愎一至此哉夫偏聽成奸獨斷生亂他日汝中栢龔伯璲之徒交搆讒諂卒至禍敗其所從來久矣

三月廷試進士賜拜珠陳祖仁等七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下第者悉授教官又增鄉試備榜亦授以學錄教諭大同饑人相食以額木奇塔特為中書平章。夏四月冀寧地震。車駕幸上都。五月甲申太白經天。東平雨雹大如馬首六月濟南山崩汾河溢。以賀惟一為中書右丞惟一仁傑孫勝子也初勝以非罪死惟一尚幼而資性開朗正大師事趙孟頫呂弼襲父職為宿衛長文宗召為上都留守上初即位遷御史中丞時中書參議佛家閭憸人也惟一劾其罪時宰庇之寢不行惟一乃辭病去及是起為參政進右丞會御史祈君璧復劾佛家閭黜之乃就職。評曰賀惟一可謂明人臣之義矣人臣之義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

不得其言則去中丞言官也不得其言則有去而已右丞與參議同省一薰一蕕十年猶臭必愉邪斥而後就職其進退有道矣噫若惟一者豈非賢哉

秋七月惠州羅浮山崩凡二十七處

慶遠民莫八等反討平之攻陷南丹左右兩江等處命托克托濟延討平之

拂郎國獻異馬長一丈一尺三寸高六尺四寸純黑後二蹄白

八月庚子朔日食。

以成遵為監察御史遵初扈從上京言臺察四事一曰差遣臺臣越職問事二曰左遷御史杜塞言路三曰御史不盡言職惟循資求進四曰體覆廉訪聲迹不實賢不肖混淆上皆納之諭臺臣曰遵所言皆世祖風紀舊規也時有議贓吏遭喪不許歸葬須竟其獄者遵曰惡人固可怒然與人倫孰重國家方以孝理天下寧失罪人不可使天下有無親之吏大夫是之議遂寢是歲遵言事及舉劾凡七十餘章皆指訐時弊

執政惡之尋改除都事九月衮布巴勒討何仁甫平之復平溪峒堡寨二百餘處辛未車駕還宮。冬十一月辛卯歲星熒惑太白聚尾。十二月命右丞賀惟一等兼知經筵惟一與中丞張起岩樞密副使姚庸並以本官兼知乙酉京師地震。誅阿嚕圖們坐謀害宰相圖為叛逆

癸未三年春正月許有壬罷。二月新鄭密縣地震。鞏昌山崩成紀寧遠伏羌等縣山崩水涌出溺死人無算三月詔修遼金宋三史以右丞相托克托都總裁平章特穆爾達實右丞賀惟一中丞張起岩翰林學士歐陽玄侍御史呂思誠翰林侍講學士揭傒斯為總裁官丞相問修史以何為本傒斯曰用人為本有文學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文學知

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用人之道又當以心術為本傒斯又言作史之法須求作史之意政事得失人才賢否一律以是非之公至於物論不齊必反復辯論求歸於至當而後可詔振舉風憲詔內外官有不法者從內臺行臺監察御史糾劾歲以八月終出巡至次年四月終乃還夏四月丙申朔日食。兩都桑果葉皆黃生龍缺車駕幸上都。五月河決白茅口又決金隄並河羣邑民居漂溺壯者流離上甚患之遣使體量命大臣訪求治河方畧六月勅經筵官月三進講。回回拉里反掠解吉隰等州。秋七月汴梁大水中年扶溝尉氏洧州鄭州滎陽汜水河陰凡一州七縣八月晉寧進嘉禾一莖八穗山東盜起掠兗州車駕還宮。九月

蔣丙攻陷連桂州家布巴勒擒猺賊酋唐太二蔣仁五送京師誅之蔣丙復攻破連桂州自稱順天王冬十月躬祀太廟上行禮至寧宗室問曰朕寧宗兄也理當拜否博士劉聞對曰寧宗雖弟其為帝時陛下為之臣春秋時僖公閔公兄也閔公先為君宗廟之祭未聞僖公不拜陛下當拜乃下拜○評曰劉聞之對據禮合經可謂善矣順帝聞善即服不以為難不亦美乎己酉郊上親祀圜丘以太祖配右丞相托克托為亞獻太尉知院阿嚕圖們為終獻御史大夫巴哷爾與司徒汪嘉努充大禮使平章伊實特穆爾特穆爾達實充侍中御史大夫伊實特穆爾右丞賀惟一充門下侍郎宣徽使達實特穆爾太常院周知李好文充禮儀使以韓元善為中書參政○大赦以郊祀禮成大赦天下文官並減一資武官陞散官一等蠲民租五分賜高年帛有差十二月以伯勒齊爾布

哈為中書左丞相特穆爾布哈罷。詔寫金字藏經。

徵處士托音巴延張瑾杜本本辭不至巴延等皆授以官獨本辭不至

本清江人初上救荒策于江浙丞相呼喇布丞相奇之入為御史大夫言于武宗名至京師辭歸隱武夷山中文宗朝徵之不起至是右丞相托克托薦之于上詔以為翰林待制賜金幣上尊使者致君相之意促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且致書丞相曰以萬事合為一理以萬民合為一心以千載合為一日以四海合為一家則可以言制禮作樂而躋五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至。評曰陰陽之氣合則生萬物聖賢之道合則成萬事故易泰卦之象曰天地交而萬物通也上下交而志同也元興至是已七十載海宇晏安民物蕃廡君臣契和若可以為泰矣而杜本常見其不合獨憂其非泰何哉蓋邪正混淆則萬事不可合為一理上驕下慢則萬民不可合為

一心昔是今非則千載不可合為一日内外重輕則四海不可合為一家人徒見上下諾諾聲應氣和以為合不知其適所以乖也廟堂巍巍垂拱無事以為泰孰知其將否也况當是時順帝以方壯之年撫盈成之運不親政治惟務逸樂而脫脫剛愎自用伯勒齊爾布哈奸佞忮害一相既不合矣各樹私黨以相仇敵豈足與為治乎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杜本有焉

甲申四年春正月詔定守令黜陟之法六事備者升一等四事備者減一資三事備者平遷六事不備者降一等 庚寅河決曹州僱夫萬五千八百修築是月又決汴梁 以賀惟一為中書平章趙德壽吹斯戩並為參政。以納琳為中書平章姚庸為左丞。車駕幸上都。夏四

月托克托罷托克托辭職遂罷相封鄭王食邑安豐賜金印海青文豹等又賜金十錠銀五十錠鈔萬錠幣帛一百疋悉辭不受霖雨河溢決白茅金隄曹濮濟兗皆被災五月以阿嚕圖為中書右丞相托克托辭相位上問誰可代者以阿嚕圖對遂用之右司郎中陳思謙建言儲事阿嚕圖曰左右司所以贊助宰相即郎中有所建明當衆議而行之何必别為文字自有所陳耶思謙慙服他日議除一人為刑部尚書或難之曰此人柔輭非刑部所可用阿嚕圖曰廟堂即今選儈子耶若選儈子須用强壯人尚書詳讞刑獄若不枉人不壞法即是好刑官何必求强壯者衆皆莫能對其為治知大體如此○評曰尚書詳讞刑獄不枉人壞法盖其職分之所當為不論人之剛柔皆當以此為務但柔弱之人或畏權勢則有時而失所守剛强之士無所撓屈庶不至於阿從耳謂柔輭不可任刑部亦非過也然阿嚕圖之言則可謂

知大體矣六月伊洛溢。秋七月温州地震海溢。蒙陰地震。灤河溢。益都民郭和尼齊作亂益都鹽徒郭和尼齊作亂遂上太行由陵川入壺關至廣平殺兵馬指揮復還益都八月車駕還宮。九月丁亥朔日食。冬十月復令民納粟補官備賑濟也有匿姦罪而輸粟得七品雜流者為怨家所告有司議輸粟例無有過不與之文中書右司郎中成遵以為賣官鬻爵已非令典況又責官與奸淫之人其何以為治必奪其勅還其粟著為令乃可從之

乙酉五年春正月薊州地震。三月建試進士賜布延布哈張士堅等七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夏四月車駕

幸上都。丹陽雨紅霧草木葉人衣裳皆濡成紅色五月辛卯中書平章庫庫卒庫庫風神凝遠制行峻潔博通羣書以翰林學士知經筵日勸上就學上欲寵以師禮固辭不可上嘗欲觀畫庫庫即取郭忠恕比干圖以進一日上覽宋徽宗畫稱善庫庫進曰徽宗多能惟一事不能上問曰何謂所不能者一事對曰獨不能為君耳身辱國破皆由不能為君所致凡為人主貴能為君他非所尚也其隨事規諫裨益皆此類已而平章江浙復以承旨召還會中書平章缺近臣擬進上曰平章已有其人今行半途至矣至京師七日感疾卒賜謚文忠庫庫善書當世以之亞於趙孟頫云。評曰六藝居三物之一而書居六藝之一蓋學者之末節也況畫又書之餘事且為學者所不必能豈人君所當務乎宋徽宗承八業之基有四海之富不務修六德慎六行游六藝而拳拳留神於禽鳥竹石以極夫模寫之工與畫史爭

高下於錙銖卒使宗社失守殞身北廷為萬世笑其畫
之存於世者正後王之龜鑑也以其所能校其所不能
得失瞭然矣其後順帝造龍船製刻漏皆自製其樣精
巧出人意表前代所未嘗有庫庫於此豈亦微見其端
故因事而切諷之歟惜哉帝之不悟也秋七月以伊蘇特穆爾特穆爾達
實並為御史大夫袞布巴勒為中書平章○河決濟陰漂官
民廬舍殆盡八月車駕還宮○九月以吹斯戩為中書右丞
多爾濟巴勒為參政多爾濟巴勒東平王拜珠從子元統初為御史首請親祠宗廟及不宜數赦
又陳時政九事一杜僥倖二省財用三停佛事四省冗
官五均公田六鑄錢幣七罷山東田賦官八蠲河南自
實糧九禁取海外姬妾及正旦糾正班次斥教坊司不
得入多爾濟巴勒傳旨多爾濟巴勒執不從薩勒迪曰御史不

奉詔邪對曰事不可行大夫宜覆奏西僧作佛事內殿醉酒失火多爾濟巴勒劾之薩勒迪傳詔免罪又執不可一日凡八傳旨乃已巴延騰吉斯嘉努怙勢為民害多爾濟巴勒因巡歷捕致于法民大悅及還騰吉斯怒曰御史辱我家人我何面目見人耶多爾濟巴勒曰我知奉法他不知也遷大宗正宗正宗王有殺其大母者力請正其罪時相難之遂出為江西左丞至是召為參政○評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父子至親而祖父母則愈尊矣百骸九竅受形氣於父母而大母則又父之自出者也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統治宗姓後世為大宗正焉有宗王殺其大母而無罪者乎當是時大宗正能守法致辟而阿嚕圖伯勒齊爾布哈並居相位黨庇大逆絕人倫滅天理甚矣欲不危亡得乎

冬十月賜賀惟一國姓更名太平以為御史大夫故事臺端非國姓不得授惟一固辭詔特賜姓蒙古而更其名為太平遣奉使宣

撫巡行天下詔曰朕自踐祚以來今十餘年托身億兆之上端居九重耳目所及豈能周知故雖夙夜憂勤冀安黎庶而和氣未臻災眚時作聲教未洽風俗未淳吏弊未祛民瘼滋甚豈朕宣化之寄糾劾之司奉行有未至歟爰稽先朝成憲遣官分道奉使宣撫布朕德意詢民疾苦疏滌冤滯蠲除煩苛體察官民賢否明加黜陟民間一切興利除害之事悉聽舉行命江西左丞呼勒圖迪音吏部尚書何執禮巡兩浙江東前雲南右丞薩克織將作院使王士弘巡江西福建大都路達嚕噶齊巴克實江浙參政秦從德巡江南湖廣吏部尚書達纖宣政僉院魏景道巡河南江北資政院使曼濟兵部尚書李獻巡燕南山東兵部尚書布哈樞密院判靳義巡河東陝西宣政院同知伯嘉努宣徽僉院王伊蘇岱爾巡山北遼東湖北宣慰使阿齊拉兩淮運使杜德遠巡雲南上都留守阿雅噶齊陝西左丞王紳巡甘肅大都留守達爾瑪寶哩河南參政王守誠巡四川前西臺中

丞鼎鼎集賢侍講學士蘇天爵巡京畿平江路達嚕噶齊尊達實哩及都水監貫惟貞巡廣海遼金宋三史成右丞相阿嚕圖進三史上曰史既成書前人善者足法惡者取戒豈止為君者人臣亦當知之卿等其體朕心以前代善惡交相戒勉韓元善罷以呂思誠為中書參政

○十二月至正條格成先是至元四年二月命修至正條格以平章昂吉爾監修至是始成書奉元人陳望叔謀作亂伏誅望叔偽稱雅克特古斯太子事覺伏誅以都稜特穆爾知樞密院馮思溫為御史中丞

丙戌六年春正月以伊埒哲伯為御史大夫伊埒哲伯初為南臺大夫時巴延居相位擅權疾其論事不阿因殺其子達爾瑪而謫之海南巴延敗乃得召還至是復拜中臺盡選中

外廉能之士置諸風憲時號得人二月辛未興國雨雹大如馬首山東地震凡七日乃止三月京畿山東盜起盜扼李開務之閘河刼商旅船兩淮運使宋文瓚言世皇開會通河千餘里歲運米至京者五百萬石今騎賊不過四十人刼船三百艘而莫能捕恐運道阻塞乞選壯勇千騎捕之不聽詔中書參政索諾木巴勒至東平鎮遏夏四月遼陽沃濟部人及碩達勒達叛為捕海東青煩擾也萬户邁珠討之遇害車駕幸上都。以呂思誠為中書左丞魏中立為參政。五月陜西饑。象州盜起。盜竊太廟神主。立河南山東行都水監以河決故汀州民羅天麟反討殺之天麟及陳積萬叛陷長汀命江浙右丞呼圖克布哈江西右

丞圖魯合兵進討其徒羅德用殺天麟積萬來降餘黨悉平秋七月以巴咱爾為遼陽左丞相沃濟野人等未靖命太保巴咱爾往鎮撫之以額圖琿為雲南平章雲南賊死可伐盜據一方侵奪路甸命額圖琿出鎮且使討之仍降詔招諭以多爾濟巴勒為中書右丞達爾瑪索諾巴勒參政有以善音樂得幸者帝命為崇文監丞參政多爾濟巴勒他擬一人以進帝怒曰選法書由中書耶多爾濟巴勒頓首曰用幸臣居清選恐後世議陛下今選他人臣實有罪他省臣無與焉帝悅陞右丞黜御史實巴爾等奉使宣撫鼎鼎等奏實巴爾等罪杖而黜之時諸道奉使皆與臺憲互相掩蔽惟鼎鼎蘇天爵與湖廣道巴克實糾舉無所避京畿道凡興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九百四十九人都人稱天爵為包拯天爵竟以忤時相罷○評曰御史糾正百

司肅清庶政者也而為奉使宣撫所奏黜臺綱陵夷可知矣夫臺憲不足任於是乎有奉使宣撫猶漢世綉衣直指之類耳今諸道奉使又與臺憲互相掩蔽則天下庶官舉不足任矣其何以為國哉舉京畿道興除者七百八十三事糾劾者九百四十九人而諸道無聞焉吏弊之多民瘼之滋又不言而可知也　八月車駕還宮。九月邵武地震有聲如鼓　靖州猺賊吴天保寇陷黔陽沅州。冬閏十月詔赦天下免差稅三分水旱地方全免　以濟蘭巴爾為太尉。山東河南盜起。河決尚書李絅請躬祀郊廟近正遠邪以崇陽抑陰不聽　以特默格為中書平章。阿嚕圖罷先是伯勒齊爾布哈嘗與阿嚕圖謀擠托克托阿嚕圖曰我輩亦當有退休之日人將謂我何伯勒齊爾布哈屢以為言終不從乃諷

御史劾奏阿嚕圖不宜居相位阿嚕圖聞之即辭避出城所親為之不平請曰丞相所行皆善而御史言者無理何不見上自陳上必辨焉阿嚕圖曰我博爾濟世裔豈以丞相為難得邪但上命我不敢辭今御史劾我我即宜去盖御史臺乃世祖所建我若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矣汝等勿復言阿嚕圖博爾濟四世孫也○評曰阿嚕圖之不校即去善矣若其言則未盡當也盖宰相任天下之重苟能致君堯舜安輯華夏德被生民功施社稷尊榮其身於當世而垂譽於無窮豈非曠百世所難得者彼四集賽世裔烏足貴哉况為士者當養廉遠恥大臣被劾去位思過亦禮之常抗章自辨如廉恥何若曰與御史抗即與世祖抗則非也

丁亥七年春正月甲辰朔日食是日大風寒朝官仆者數人已而日食以伯勒

齊爾布哈為中書右丞相尋罷。以章巴延為湖廣左

丞以討猺獠有功以索諾木巴勒為右丞多通蓋苗並參政昂吉爾知樞密院苗尋罷時大臣以兩京馳道狹隘奏毀民田廬廣之已遣使督治苗言馳道創自至元初何今日獨以為狹力辯其不可乃止又欲出宿衛士為郡長官俾以養廉苗曰郡長所以牧民豈養廉之地哉果不能自存賜之錢可也若任郡守必擇賢而後可議遂寢又欲與角觝者萬貫苗曰諸處告饑不蒙賑卹力戲何功獲此重賞乎於是丞相謂僚佐曰所以引蓋君至此欲其相助也乃每事沮抗如此後有公務毋白參政苗聞之乃自引去除甘肅左丞以宦者拜特穆爾為司徒。

二月己卯山東地震壞城郭三月東平又震河水動搖三月集賢大學士吳直方免御史王士點劾其濫進官階坐奪宣命修上都大乾元寺。

夏四月復以伯勒齊爾布哈為中書右丞相特穆爾達實為左丞相鼎鼎為右丞評曰甚矣小人之易進而難退也盖君子秉德陽剛若火之然人不得而抑故去之易小人賦質陰柔如泉之達人不見其可畏故斥之難伯勒齊爾布哈奸邪忮害不厭人望而為御史大夫者五年居相位者又五年斥而復用豈非所謂尸位固寵者歟通州盜起臨清廣平灤州諸處盜起御史言通州密邇京師而盜賊蜂起宜增兵討之以杜其源不聽河東大旱坼地泉湧山崩城陷壓傷居民歲復大旱五月吳天保陷武岡遣湖廣左丞善巴勒討之○伯勒齊爾布哈罷以災異迭見罷為太保就第六月安置太師瑪扎爾台于西寧州伯勒齊爾布哈以宿憾譖瑪扎爾台詔徙西寧州其子托克托力請

與俱行在道則閱騎乘廬帳食則視其品物之精粗瑪扎爾台安之以太平為中書平章福壽為參政魏中立罷。秋七月詔處士旺扎勒圖濟爾噶朗董立李孝光張樞樞辭不至以旺扎勒圖濟爾噶朗為翰林待制樞立為修撰孝光為著作郎初樞以丞相納琳薦名修三史史成托歡辟樞為本府長史辭弗就至是再名復辭不至明年卒于家以納琳為御史大夫托歡為中書右丞孔思立為參政納琳誣孔思立受賕事或欲連中呂思誠納琳曰呂左丞素有廉聲難以及之遂止八月復徙瑪扎爾台于甘肅瑪扎爾台與其子托克托謫居在外時相欲傾之嗾人告變且扳臺臣同上奏御史大夫亦憐真班曰凡為相者孰無閒退之日況托克托父子在官無大咎過奈何迫之于險終

不從九月車駕還宮。中書左丞相特穆爾達實卒特穆爾達實天性忠亮學術正大上嘗問為治何先對曰法祖宗又問王文統奇才恨不得如斯人者用之對曰世祖有堯舜之資文統不告以王道而乃尚霸術要近利世祖之罪人也使今有文統正當遠之又何足取乎初已廷議罷科舉特穆爾達實在參議府訖不署奏及入中書乃議復行之徵用處士待以不次之擢或疑其太優特穆爾達實曰隱士無求於朝廷朝廷有求於隱士區區名爵何足吝惜識者誦之。評曰尊德樂義故隱士無求於朝廷濟世安民故朝廷有求於隱士特穆爾達實之言當矣若謂不吝名爵為足以求隱士則非也夫伊尹耕莘湯三聘之而後起孔明居隆中昭烈三顧之而後許以周旋斯二人者豈名爵所可致哉道足以拯天下時足以行其志感知遇之深於是乎為之用不然千駟萬鍾何加焉亦終老於耕釣而已矣故欲以名爵致

爵所致者亦非所謂隱士也

隱士者不能以得隱士而為名　以多爾濟為中書左丞

相○吳天保寇陷寶慶殺其湖廣右丞善巴勒天保陷溆浦諸縣焚掠無遺又陷寶慶殺湖廣右丞實巴爾于軍中復寇沅靖州兵擊走之又寇靖州命平章格爾領兵威順王庫春布哈鎮南王博囉布哈合江西湖廣兵同進討之　冬十月西番盜起凡二百餘所陷哈剌和卓　沿江盜起兩淮鹽運使宋文瓚言江陰通泰為江海之門戶而鎮江真州次之國初設萬戶以鎮其地今戍將非人致賊艦往來無常集慶花山賊才三十六人官軍萬數不能進討反為所敗後竟假手鹽徒雖能成功豈不貽笑遠近宜亟選智勇以圖後功不然則東南五省財賦恐非國家之有不聽　賜大承天護聖寺田業賜山東地土十六萬二千餘頃為永業戶部奏各處水旱田禾不收湖廣

雲南盜賊蠭起兵費不給而各位集賽冗食甚多乞賜分揀帝韙於衆請令三年後減之○評曰古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十六萬二千餘頃為地方百七十里視古侯伯兩國美不以給民而以資僧寺是猶剝牛馬以豢虎豹他日欲耕欲戰得乎以呼圖克布哈為中書右丞○十一月以多爾濟為中書右丞相太平為左丞相韓加訥為西臺大夫時留守司將致賀禮於二相多爾濟家人先在鴻禧觀察知其致左相者特豐白其事請却之多爾濟曰彼縱不送我又何怪焉命受之多爾濟穆呼哩六世孫托克托子也前太師瑪扎爾台卒于甘肅瑪扎爾台卒名其子托克托還京師以歸暘為中書右司都事順江酋長樂孫求內附請立宣撫司及置郡縣暘以既設郡縣有事不救則棄來附之意救之則疲中國而事外夷

所謂獲虛名而受實禍也與左丞呂思誠抗辨甚力左丞相太平笑曰歸都事善戇如此然其策果安出暘曰可授其酋長宣撫勿責其貢稅使者賜金帛遣歸足矣卒從暘言京師苦寒有丐訴丞相馬前者索皮服予之因核在官皮服欲悉給貧民暘曰宰相當以廣惠天下為心皮服能幾何丞相悟而止湖廣左丞善巴勒卒其子實廸掾中書請奔喪丞相以實廸有兄弟不許暘曰孝者人之同情以有兄弟而沮其謀非所謂以孝治天下也遂許之廣猺入寇詔遣將統思州楊元帥兵往討暘言易軍而將不諳教令恐不能勝不如命暘就統彼悅於恩命必能自效此謂之以夷攻夷也上不從竟無成功口評曰百畝之田無奪其時則數口之家可以無飢矣五畝之宅樹牆下以桑則五十者可以衣帛矣故善養民者在制其常產使得以用天之時因地之利而已歸暘謂宰相當以廣惠天下為心是矣謂皮服能幾何莫若擇飢寒者賑之則非也夫民失常產而徵斂無藝

君不節用而費出無經民之飢寒者常多而上之所畜積者不足安得人人而賑之哉又況賑之於一時而無以贍其終身亦終於飢寒而已矣

選用守令 以連年水旱民多失業選臺閣名臣二十六人出為守令許民間利害實封呈省

置中書議事平章四人○以韓鏞為饒州路總管 時慎選守令魏中立薦鏞于上上為署鏞姓名特授饒州路總管饒俗尚鬼有覺山廟自昔為妖以禍福人為盜賊者必禱而卜焉事之尤謹鏞至即撤其祠沈土偶人於江凡境內淫祠悉毀之人初大駭已而皆歎服選民俊秀入學求尊宿有學行者為五經師朔望幅巾深衣以謁先聖每月考課以示勸勉由是人人自力於學而饒人以科第進者視他郡為多

以韓加訥為中書平章

戊子 八年春正月戊戌朔以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二

月納琳致仕○以新濟為南臺大夫○以賈惟貞為永平總管奉使宣撫稱職故有是命立行都水監于鄆城以賈魯為大監循行河道考察地形往復數千里備得要害為圖上奏二策其一議修築北隄以制横潰則用功省其二議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使復故道其工數倍會魯遷中書右司郎中議未及竟明年又立山東河南等處行都水監三月廷試進士賜阿爾輝特穆爾王宗哲等七十八人及第出身有差○京畿民饑○賜嶶州守臣金帛嶶州路達嚕噶齊哈喇布哈以政績著聞賜金帛以旌之幸國子學○賜衍聖公銀印○車駕幸上都○以托克托為太傅○遼陽烏延博爾歡等作亂討

平之與索和爾俱稱大金子孫官軍討斬之董哈喇復作亂鎮撫奇徹擒之夏五月丁酉朔大霖雨京城崩。廣西山崩灘江溢。四川旱飢。遣使祠曲阜。以劉恒為山東宣慰使恒守九江有政績故特陞之以阿拉克布哈為大司徒。秋八月車駕還宮。奎章閣侍書學士致仕虞集卒集宋相允文五世孫也父汲母楊氏宋國子祭酒文仲女文仲守衡汲以甥館從時未有子為禱于南嶽一日文仲晨起衣冠坐而假寐夢一道士至前牙兵啟曰南嶽真人來見既寤聞汲生男心頗異之文仲以春秋名家而族弟棟邃於性理之學楊氏在室各通其說集受業家庭出則以契家子從吳澄游以故學有源委董士選為南臺中丞延集家塾入朝薦之除大都路教授歷國子助

教博士司業為祭酒嘗上學校議以為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教官猥以資格注授强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曰師有司弗信之生徒弗信之於學校無益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可乎為今之計莫若使守令自求經明行修之士身師尊之至誠懇篤以求其德化之及庶乎其有所觀感也其次則擇操履近正確守經義師說為衆所服者又其次則取鄉貢至京師罷歸其議論文藝猶足以動人非若泛泛莫知根柢者矣及為考官言于同列曰聖經深遠非一人之見可盡試藝之文惟其高者取之不必先有主意若先有主意則求賢之心狹而差自此始矣故所取每稱得人在經筵進講及承詔述作顧問拳拳以帝王治道古今得失委曲規諷冀有感悟然未嘗語人既致仕歸家闢書舍為二室左曰陶庵右曰邵庵故世稱集為邵庵先生卒謚文靖

臨淄雨雹大如杯盂

冬十月吴天保寇全道州有衆六萬

十一月台州

民方國珍反命江浙參政多爾濟巴勒討之○監察御史張禎李泌言事不聽禎劾太尉昂吉爾欺罔又言明埒棟阿伊埒布哈皆陛下深仇巴延賊殺親王十二人法當門誅而各人子孫兄弟尚仕於朝宜急誅竄伯勒齊爾布哈阿附權奸亦當遠貶今災異屢見盜賊蜂起海賊要君闒臣玩寇若不振舉憲章恐有唐末藩鎮之禍不報泌又言世祖誓不與高麗共事陛下踐世祖之位何忍忘世祖之言乃以高麗奇氏亦位皇后今河決地震皆陰盛陽微之象乞降為妃亦不聽以台哈布哈呼圖克布哈並為中書平章台哈布哈鴻吉哩氏沈厚有大度以外戚入官丞相太平薦其可用故有是命明年太平罷相台哈布哈因黨於托克托謀害太平人以是不平之

己丑九年春以韓加訥為御史大夫○三月以達實特穆

爾為湖廣平章○夏四月以奇徹台為中書平章韓元善為左丞呂思誠為御史中丞○車駕幸上都○秋七月出監察御史沃呼海壽為陝西廉訪副使罷御史大夫韓嘉訥官海壽劾奏殿中侍御史哈瑪爾及其弟錫錫罪惡御史大夫韓加訥以聞不省章三上詔奪哈瑪爾錫錫官出海壽于陝西罷嘉訥為宣政使江陵沔陽大水○以額森特穆爾為御史大夫額琳沁巴勒知樞密院○多爾濟太平俱罷以托克托為中書右丞相初托克托罷相西行其父瑪扎爾台卒太平力請令托克托歸葬左右以為難太平曰托克托父歿不克葬為善者怠矣為之固請托克托得還拜太傅然不知太平之有德

於已也因汝中栢讒間欲中傷之是時參政孔思立等皆一時名人太平所拔用悉誣以罪太平既罷又誣劾之托克托之母聞之謂曰太平好人也何害於汝而欲去之若違吾言非孝子也遂止太平故吏田復勸之自裁太平曰吾無罪當聽於天若自殺則誠自歉焉遂還奉元。評曰托克托之母誠可謂賢矣而托克托聞命遂止不違其親之志亦可謂孝矣八月以巴延為中書平章吹斯戩為左丞伊蘇烏爾圖華泰從德並為參政。車駕還宫。冬十月丁酉開端本堂以李好文為太子諭德歸暘為贊善張冲為文學皇太子以是日入肄業命托克托領端本堂事端本堂虛中以俟至尊臨幸太子與師傅分東西向坐授書其下僚屬以次列坐初上命太子習學漢人文字李好文取經史傳集有關治體者倣大

學衍義例為書十一卷名曰端本堂經訓要義又集歷代帝王故事凡百有六篇分為四目一曰聖慧如漢昭明二帝幼敏之類二曰孝友如舜文王唐玄宗友愛之類三曰恭儉如漢文卻千里馬罷露臺之類四曰聖學如殷宗緝學陳隋諸君不善學之類又取古史自三皇迄金宋國祚久速治亂興廢為書曰大寶錄又取前代帝王善惡當法戒者為書曰大寶龜鑑以進復上書曰殿下宜以臣所進諸書參之貞觀政要大學衍義等篇果能推而行之則太平之治不難致矣它日太子坐清寧殿分布長席列坐高麗西番僧太子曰李好文先生教我儒書多年尚不曉其意今聽佛法一夜即曉由是愈崇尚佛學。評曰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故中人以下皆可由學而至順帝開端本堂以教太子妙選師傅隆其禮節可謂善教矣而阿裕爾實哩達喇資質庸下狎昵宵人尊之以正如水沃石納之於邪如以膠投漆觀其言曰李好文教我儒書終年尚不曉其義今

聽佛法一夜即曉豈非所謂下愚不移者哉

十一月吳天保陷辰州。漕運使賈魯言事魯建言二十餘條從其八事一京師和糴二優䘏漕司舊領漕户三接運委官四通州總治預定委官五船户困於壩夫海糧壞於壩户六疏浚運河七臨清運粮萬户府當隸漕司八宜以宣忠船户付本司節制

詔削沃呼海壽官爵放歸田里流韓嘉訥于尼嚕罕初海壽勠哈瑪爾出入托郭斯皇后宮闈犯分之罪尤大皇后寧宗母也泣訴於上謂御史言為侵己上怒乃奪官屏歸田里禁錮之尋誣韓嘉訥贓罪杖流尼嚕罕以死先是伯勒齊爾布哈代托克托為丞相以宿怨每欲中傷托克托賴哈瑪爾營護得免而伯勒齊爾布哈與太平韓嘉訥圖們岱爾等十人結為兄弟至是托克托復相謫太平陝西出伯勒齊爾布哈般陽圖們岱爾為四川右丞誣以罪追至中途殺之而深德哈瑪爾

復名用。評曰以分而言則同生者為兄弟以理而言則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君子之道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四海之內豈有不當愛者乎結為兄弟此叔世閭巷小人造奸行俠者之所為豈盛朝公卿大夫之事哉噫他人不足責惜乎太平賢者而亦為此也又况伯勒齊爾布哈如薰蕕之不可與同器者乎

平遥縣人曹七七反討平之（刑部郎巴克實兵馬指揮沙卜丹共討平之）

庚寅十年春正月以吹斯戩為中書平章伊蘇烏爾圖華為右丞圖烈韓鏞並為參政。甲戌隕石于棣州。三月熒惑犯太微垣。夏四月丁酉赦。車駕幸上都。六月壬子有星入于北斗（大如月震聲如雷三日復還）秋八月始祭

三皇江東廉訪使文殊訥言三皇開天立極功被萬世每歲常祀醫官自祭於禮弗稱請如釋奠儀制可

冬十月添設兵馬司中書奏東南千里外妖氣見合立兵馬司以掌防禦遂置大名東平濟南徐州四兵馬司

建寧徵士杜本卒本湛靜寡欲於天文地理律歷度數無不通究尤工篆隸所著有四書表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屢名不起為世所尚學者稱為清碧先生

十一月壬子朔日食○更鈔法以呂思誠為湖廣左丞初左司都事武祺請更鈔法吏部尚書偰哲篤亦以為言命省臺兩院集議欲以中統交鈔一貫權銅錢一千文准至元鈔二貫仍鑄至元通寶錢並用以實鈔法至元鈔通行如故獨國子祭酒呂思誠持不可其言曰中統至元自有母子上料為母下料為子譬之蒙古人以漢人為子皆人類也尚輕薄漢人之子豈有以故紙為母而立銅為子者乎

一座咸笑思誠又曰錢鈔用法見為一致以虛換實也今歷代錢與至正錢中統至元鈔交鈔分為五項應下民藏其實而棄其虛恐不為國家利也偰哲篤曰至元鈔多偽故更之思誠曰至元鈔非偽人為偽耳交鈔若出亦有為偽者矣且至元鈔猶故家也家之童奴且識之交鈔猶新戚也雖不敢不親然人未之識偽將滋多況祖宗成憲其可輕改偰哲篤曰祖宗法敝亦不容不改思誠曰法敝更法欲上誣世祖是汝與世祖爭高下也且世祖以來諸帝皆謚為孝改其成憲可謂孝乎偰哲篤曰錢鈔兼行何如思誠曰錢鈔兼行輕重不倫何者為母何者為子汝不通古今道聽塗說何可行哉偰哲篤曰我等策既不可行公有何策思誠曰我有三字策行不得行不得丞相托克托見思誠言直頗疑未決御史大夫額森特穆爾曰呂祭酒之言亦有是者但不當於廟堂中大聲厲色耳於是御史劾思誠狂妄左遷湖廣左丞額森特穆爾托克托弟也○評曰呂思誠之議

鈔法是矣至其斥議者以謂與世皇爭高下則傷于訐非君子之言也星隕耀州化為石形如斧有眉擊之有聲十二月修大都城○方國珍寇温州○有狂人登麗正門樓有狂人登門樓妄言災禍執而鞫之自稱薊州人已而不知其所往置河南江北都總制庸田使司其屬有屯田總管府凡五

元史續編卷十三

元史續編卷十四

明　胡粹中　撰

十一年春正月命江浙左丞博囉特穆爾討方國珍（辛卯）○丁卯星隕蘭陽○以工部尚書成遵為河間鹽運使

遵與大司農圖魯行視河議其疏塞之方自濟濮曹鄆汴梁大名行數千里掘井以量地之高下測岸以究水之淺深考古博今以謂河之故道不可復而賈魯以為必塞北河疏南河使復故道役不大興害不能已丞相托克托先入其言遵與圖魯力陳其不可且曰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若聚二十萬人於此地恐他日之憂又有重

於河患者托克托曰汝謂民將反耶自辰至酉論辯終莫能入明日執政謂遵曰修河之役丞相意已定且有人任其責公勿多言幸為兩可之議遵曰腕可斷議不可易由是出之河間。評曰河決固不可不塞非興大役不去大害其說亦是也時詘舉贏古人所深戒奈何山東連歉民不聊生而欲聚二十萬人於其地乎托克托怵於賈魯之說而違成遵之議故終以名亂至於亡國托克托安得逃其罪哉

三月廷試進士賜文烈圖文允中等八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徵建寧處士彭炳為端本堂說書不至。夏四月詔治河防以賈魯為總治河防使

詔開黃河故道命魯以工部尚書充使發民十五萬軍二萬自黃陵岡南連白茅放於黃固哈等口又自黃陵西至陽青村合于故道凡二百八十里有奇仍命中書右丞伊蘇烏

爾圖華同知樞密哈斯以兵鎮之進魯秩二品授銀章令大小軍民官咸聽節制便宜興繕先是庚寅歲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黄河天下反及魯治河果於黄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頴妖冦遂乗時而起。評曰童謠固有之美然石人非天造地設必人力為之意者都水之官循行河道講究修塞已非一日奸人惡其興役也故為是以恐之如牛腹中書帛之類歟當是時君昏於上政慢於下雖不修河雖無石人天下豪傑固將乘時而起 何但汝頴也哉

冀晉地震 半月不止懷孟等州皆震 車駕幸上都。

五月乙酉朔日食。頴州妖人劉福通反 初欒州人韓山童祖父以白蓮會燒香惑衆謫徙永平縣至山童言天下大亂彌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與杜遵道羅文素盛文郁王顯忠韓咬兒復鼓妖言謂山童實宋徽宗八世孫當為中國主福通等刑白馬黒牛誓告

天地同起兵為亂事覺縣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楊氏及其子韓林兒逃之武安於是命同知樞密院圖沁以兵討福通福通據朱臯攻破羅山真陽確山遂犯武陽葉縣等處轉陷汝寧府及光息州衆至十萬。評曰崇尚佛教敬事僧迦莫元世諸君若也假而佛果有靈能陰翊王度當潛消其寇盜使國祚無窮可也奈何劉福通等以彌勒佛下生為名首亂天下卒至亡滅由此言之事佛求福及更得禍豈虛語哉　秋七月遣使招諭方國珍達實特穆爾為國珍所敗乃命大司農達實特穆爾及江浙參政樊執敬浙東廉訪使董守慤同招諭之　八月丁丑朔中興路地震。蕭縣人李二等反李二等亦以燒香聚衆號芝麻李及其黨趙君用老彭攻陷徐州　車駕還宮。羅田人徐壽輝等反壽輝與麻城人鄒普勝等亦以妖術陰謀聚衆遂舉兵反

以紅巾為號陷蘄水縣及黃州以額森特穆爾知樞密院事帥兵討捕河南盜賊命額森特穆爾及衛王庫春格爾率大軍出征河南妖寇知院妻童以兵同進討冬十月乙酉太白犯斗己丑晝見熒惑犯歲星。立中書分省于濟寧。饒信等路雨黍及黑子信州及邵武雨黍饒州雨黑子大如衢州雨米如黍泰米民多取食之徐壽輝僭號據蘄水為都國號天完僭稱皇帝改元治平以鄒普勝為太師攻陷饒州執魏中立陷信州執于大本皆屈使從己畀之印命以官二人大罵不屈壽輝殺之十一月癸丑有星孛于婁甲寅孛見胃丙辰見昴丁巳太陰犯塡星孛微見于畢河防成以賈魯為集賢大學士。詔立河平碑自四月鳩工七

月鑿河成八月決水故河九月舟楫通十一月諸埽堤成復故道上遣使報祭河伯詔魯還京師賜丞相托克托世襲達爾罕之號特命翰林承旨歐陽玄製河平碑以旌勞績玄既為碑文又作至正河防記其畧以為治河一也有疏浚塞三者之異焉釃其流而導之曰疏去其淤因而深之曰浚抑其暴因而振之曰塞而疏浚之别又四曰生地曰故道曰河身曰減水河生地有直紆因其直而鑿之可就故道故道有高卑高者平之以趨卑高卑相就則不壅不瀦河身有廣狹狹難受水水溢悍故以計闊之廣難為岸岸善崩故以計禦之減水河者水放曠則以制其狂水隳突則以殺其怒治隄則有剏築修築補築之異有刺水隄截河隄護岸隄縷水隄石船隄之等治埽則有岸埽水埽龍尾埽攔頭馬頭之分其為埽臺及推卷蘊掛之法有用土石草木鐵杙絙之方魯嘗自言水工之功視土工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濵為難決河口視中流又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尤難其

用物之效草雖至柔而柔能狎水水漬之生泥泥與草併力重如碇然維持夾輔纜索之功實多是役也用物之凡椿木二萬七千榆柳雜梢六十六萬六千連根株者二千六百藁秸蒲葦雜草以束計者七百三十三萬五千有竒竹竿六十二萬五千葦席十七萬二千小石二千艘礲石三千艘繩索五萬七千所沈大船一百一十鐵纜三十二鐵猫三百三十四竹篾以斤計者十五萬釘鑽四萬七千四百有竒官吏軍民俸糧傭債醫藥祭祀兼和買民地為河及雜物用鈔一百八十四萬五千六百三十六錠由魯習知河事故能成功江西妖人鄧南二作亂瑞州總管禹蘇福擒斬之。十二月丁丑太白經天。栝馬。以多爾濟巴勒為中書平章烏克遜良禎為參政多爾濟巴勒言治國之道綱常為重前西臺侍御史張桓仗節死義宜旌

之以勸來者又言祖宗用兵不專於殺人今倡亂者數人乃盡坐無罪之民為畔逆豈足以服人心其言頗忤托克托時托克托倚任汝中栢拜特穆爾兩人擅權用事而多爾濟巴勒正己立朝及是出為西臺大夫

壬辰十二年春正月竹山賊冦襄陽總管柴肅等死之肅與監郡博囉特穆爾同死

復名呂思誠為中書左丞。徐壽輝陷武昌沔陽威順王庫春布哈及湖廣平章和尚棄城遁走推官俞述祖等死之壽輝遣偽將丁普郎陷漢陽興國鄒普勝陷武昌威順王及和尚等並遁去壽輝又遣曾法興陷安陸府知府超爾戰不勝死之又陷中興路山南宣慰同知諤古埒賁出戰衆潰宣慰使錦州布哈遁又攻沔陽推官俞述祖領民兵捍禦力不能支城陷被執送壽輝所誘之使降述祖罵不輟

壽輝怒支解之。評曰和尚平章湖廣鎮守方隅棄城逃賊則支郡莫能自守而俞祖述一郡理官領民兵捍禦奮螳螂之臂以當覆車之轍其忠勇蓋有餘矣彼方鎮大臣寧不知愧哉

命逯魯曾等分討江淮盜賊 以魯曾為添設淮東元帥領兩淮所募鹽丁討徐州命四川平章伊埒特穆爾為總兵官與右丞長吉討興元金州等處宣政同知僧格與湖北宣慰使多爾濟巴勒守襄陽

二月以伊埒布哈為中書平章賈魯為添設左丞。鄒平人馬子昭作亂討斬之。徐壽輝陷江州總管李黼死之 初盜陷蘄黃造船北岸欲南攻九江黼治城隍修器械募丁壯分守要害請兵于江西行省以扼賊衝不報及武昌既陷賊乘勝破瑞昌舳艫蔽江而下江西大震右丞博囉特穆爾方駐兵于江聞風宵遁游兵已及境黼檄鄉落聚

木石於險處以遏其歸路黃梅縣主簿額森特穆爾願出擊賊黼與之出戰大敗賊兵逐北六十里鄉民乘險下木石殺獲二萬餘人黼曰賊不利於陸必以舟薄我乃令以長木數千冒鐵椎于杪暗植沿岸水中賊舟數千艘順流鼓譟而至遇樁不得動黼發火箭射之焚溺無算時東際淮向西自荊湖守臣往往棄城而逃獨黼守孤城中外援絕而賊勢益熾二月甲申賊將薄城分省平章圖沁布哈自北門出走黼引兵登陴賊已焚西門張弩射之轉攻東門黼急往救賊兵已入矣猶與之巷戰力不能敵乃揮劍叱之曰殺我無殺百姓賊刺之墜馬與兄子秉昭俱罵賊死州民聞之哭聲震天具棺瘞之時黼兄冕居穎亦死于賊事聞贈黼淮南左丞隴西公謚忠文立廟江州

以納琳為南臺大夫德住為河南右丞

賊侵滑濬命德住為河南右丞守東明時德住致仕於家聞命馳至東明浚城隍嚴備禦賊不敢犯

三月徐

壽輝陷南康袁饒等州平章多通遁壽輝先陷岳州攻衡州為洞官黃安撫所敗又遣偽將陶九陷瑞州復為禹蘇福所敗至是陷南康又遣其將歐祥陷袁州項普畧陷饒州河南左丞相台哈布哈收復南陽等處。以特默格為甘肅平章伊埒哲伯為江西左丞相特默格為南臺大夫乞致仕不允以為平章甘肅又命伊埒哲伯出鎮江西領兵收捕饒信賊方國珍復叛台州路達嚕噶齊台哈布哈死之時朝廷方討徐州命江浙募舟師守大江國珍懷疑走入海台哈布哈遣義士王大用往諭拘留不遣其戚黨陳仲達往來議降台哈布哈率部衆張受降旗而前船觸沙不能行垂與國珍遇呼仲達申前議仲達目動氣索台哈布哈覺其有異手斬之前搏賊船射死五人賊躍入船又斫死二人賊羣至欲抱持

過國珍船台哈布哈瞋目叱之奪刀又殺二人賊攢槊刺之中頸死猶植立不動投其尸海中事聞追贈江浙平章諡忠介。評曰古之將兵伐叛有因其來降而受之者矣未聞身往議降者也夫來降有二心服為上力屈為次方國珍阻兵五年官軍討之不能勝則其力未屈也山東江淮湖湘羣盜並起朝廷皆無如之何則其心未服也力未屈心未服其往來議降者特欵兵之計耳而台哈布哈輕身虎口往受其降輕敵寡謀喪身辱國忠雖有餘而知弗足稱矣

陝西地震凡百餘日城郭頹圮陵谷遷變會州靜寧莊浪尤甚會州公宇墻崩獲弩五百餘張長丈餘短者九尺人莫能挽因改定西為安定州會州為會寧州

徐壽輝陷安吉路鄉民羅明遠起義兵復之。立淮南行省治揚州轄揚滁和廬蘄黃高郵淮安安豐安慶等路設官二十五員以鴻和爾布哈實勒們並為平章曼濟為右丞泰從

德為左丞達實圖趙璉並參政以烏蘭哈達為中書參政。湖廣參政鐵傑復岳州漢陽武昌武昌漢陽尋再陷四川平章約爾珠復忠萬夔雲陽等州。命各行省分道收捕盜賊陝西平章伊埒特穆爾討襄鄧州刑部尚書阿嚕討海寧賊江西右丞和尼齊參政多岱討江西賊以浙東宣慰使恩寧普守燕湖江西右丞烏呼訥江浙左丞羅羅與新濟曼濟哈雅同討饒信等處尊達訥實哩討方國珍額森特穆爾軍潰名還以為御史大夫左遷西臺大夫多爾濟巴勒為湖廣平章尋卒額森特穆爾駐軍沙河軍中夜驚遂潰退屯朱仙鎮詔以中書平章曼濟代還仍命為御史大夫西臺御史范文劉希曾等十二人劾其喪師辱國托克托庇之怒中臺御史周

伯琦附托克托劾奏文等越分干譽乃左遷多爾濟巴勒出文等為各府判官由是人莫敢言事初范文等將上奏多爾濟巴勒臨署謂左右曰吾其為平章湖廣矣已而命下果然關中人遮留慰遣之間道得出至湖廣汝中栢等言於托克托曰不殺多爾濟巴勒丞相終不安乃命給軍餉民爭輸粟總兵者希旨侵辱之不為動托克托又遣國子助教旺扎勒至軍中風使害之旺扎勒至益加敬禮謂人曰平章國之勲舊吾苟傷之人將不食吾餘矣多爾濟巴勒感風疾竟卒于黄州○評曰用兵之道勝有賞敗有刑故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孥戮汝云者罪非獨一身也蓋重言以深儆之耳額森特穆爾為將覆軍當伏孥戮之罪而托克托庇之更名為臺端則是賞其敗矣以此行軍烏能勝哉當是時中臺之官以罪人為之長曾不知恥而西臺乃能連章論劾彼周伯琦者不反躬自愧顧以越分干譽塗污正臣所謂小人之無忌憚也不有君子其能國乎

月癸卯朔日食。以吹斯戩為中書平章。撫建賊塗佑等攻陷卲武郡將吳諳達布哈討斬之宜黃賊塗佑及建寧應必達攻陷卲武為諳達布哈所誅翰林承旨歐陽玄致仕以為湖廣左丞致仕賜玉帶及鈔百錠給全俸終身。評曰仕者之祿曰俸致仕而給全俸終身此朝廷待賢優老之美意然不居其位不治其事而苟食其祿非義也若辭而弗受不亦善乎車駕幸上都。聶炳復荊門炳知荊門才半歲兵起荊門不守炳募土兵州七萬復之又與平章約爾珠復江陵及歸峽州命南臺大夫納琳討方國珍給宣敕與台州民陳子由楊恕卿趙士正戴甲令其集民丁夾攻方國珍詔天下完城郭築隄防。五月安置故瀛國公子和

尚趙完普等于沙州御史齊齊克特穆爾等言諸處羣盜輒引亡宋故號以為口實宜從和尚趙完普及親屬于沙州禁勿與人交通從之六月大名旱蝗飢民七十一萬六千九百八十口以杜秉彝為中書參政。秋七月徽饒賊攻陷杭州江浙參政樊執敬戰死董摶霄率兵復之遂復徽州賊倉卒至城中無備執敬遽上馬率衆出中途與賊遇射死賊四人賊逐之又射死三人乃奮力斫賊執敬中槍而死時董摶霄從平章嘉琿復安豐乘勝攻濠州朝廷命移軍援江南遂渡江至德清而杭州已陷嘉琿問計摶霄曰賊皆野人見杭州子女玉帛必縱恣不暇為備宜急攻之若退保湖州設賊乘銳趨京口則江南不可為矣嘉琿不能決諸將亦難之摶霄曰公江浙相君方面失陷而及今不取誰任其咎復拔劍顧諸將曰相君在

是敢有慢令者斬遂進兵薄杭州賊迎敵搏霄麾壯士突前諸軍相繼夾擊凡七戰賊奔接待寺塞其門而焚之皆死遂復杭城已而賊復冦於潛搏霄又破之降賊將潘大裔等二千人賊又冦千秋關搏霄還於潛按軍不動左右請進兵搏霄曰未也遣人執白旗登山望賊約曰賊以吾為怯必懈汝伺其有間麾旗又伏兵城外授以火炮復約曰見旗動砲即發已而旗動砲發兵乃盡出斬數千級賊又攻三關搏霄分軍一出獨松一出百丈一出幽嶺然後會兵擣賊巢七戰尅之賊帥楊元等來降進克廣德斬賊合徽饒軍復犯徽州賊中有道士能作十二里霧搏霄引兵擊之賊大潰斬首數萬擒道士焚其妖書而斬之遂平徽州。評曰古之為治者文事必有武備江浙居十三省之首壤地非不廣也金穀非不富也民庶非不多也蓋東南之巨鎮而山賊猝至城無守備何哉承平日久文恬武嬉任方面者皆蒙古色目貴游之子弟惟務逸樂不恤政治故也然省憲

大臣皆遁一樊執敬獨力戰而死豈不為之猶賢乎哉如是則南人未必不可重用也徐壽輝兵陷福寧知州王巴延戰死。方國珍攻台州浙東元帥伊德默色等擊走之。以哈瑪爾為中書右丞。齊王實勒們獻馬一萬五千匹。丁卯太白犯歲星。詔以太傅右丞相托克托總兵討徐州命中書參政特哩特穆爾為江浙右丞與淮南右丞曼濟供給一應行軍所須省院臺各官屬並從禀受節制爵賞誅殺一聽便宜從事知院昂吉爾平章吹斯戩伊克扎爾古齊福壽並從出師賜托克托金三錠銀三十錠幣帛各千疋車駕還宮。安陸賊將俞君正復陷中興荊門知州聶炳等死之君正復陷中興

約爾珠與戰敗績奔松滋判官上都死之炳援絶城陷被執罵不絶口賊以刀抉其齒齒盡斷其左臂支解之

賜額森特穆爾金帛御史及各臺院憲司總帥萬戶府交章論額森特穆爾出征河南功績故有是賜○評曰額森特穆爾潰軍於沙河得免誅僇幸矣今内外臺院憲司帥府交章論功賜以金帛則繆亂是非顛倒賞罰甚矣斯蓋臺院司府知有托克托而不知有朝廷知有私黨而不知有公論故也欲無危亡得乎

義民范忠等復中興路中興人范忠偕判門僧李智帥義兵復中興路俞君正敗走龍鎮指揮按達拉哈瑪爾領兵入城約爾珠自松滋還屯兵于石馬

托克托復徐州芝麻李遁走遂屠其城托克托以逯魯曾為淮南宣慰使募鹽丁及城邑趫捷通二萬人與所統兵俱發九月次徐州攻其南門賊出戰以鐵翎箭射馬首托克托不為動麾軍奮擊破之芝麻李遁去獲其黃繖鼓旗燒

其積聚追擒偽千户數十人遂屠其城上命平章布哈爾即軍中加托克托太師趣還朝。評曰民之從亂亦迫於力之不足勢之不得已也朝廷若能弔民伐罪撫順討逆使仁聞四馳義聲先路將前途倒戈壺漿來迎矣托克托復徐州不能致元兇於顯戮而遷怒齊民恣行夷滅其不仁若是豈王者之師哉他日高郵堅守不下未必不有鑒乎此而托克托人禍天誅終不能免豈不昭昭矣乎然元之土宇分裂而無以為國亦始於此矣。托克托復相也於恩怨無不報又用烏克遜良楨龔伯璲汝中柏拜特特穆爾等為僚屬相與排異己者而斥之先是托克托西行伯勒齊爾布哈欲陷之死哈瑪爾屢為之解得名還托克托德之引為右丞是時汝中柏參議省事平章以下莫敢異同唯哈瑪爾不為之下汝中柏因譖之遂改哈瑪爾宣政院使哈瑪爾深銜之哈瑪爾嘗與托克托議授皇太子冊寶托克托每言即中宮有子將寘之何所以故久不行及將出師以汝中柏為治書使輔額森特穆爾

居中汝中栢恐哈瑪爾為後患欲去之托克托不能決令與額森特穆爾謀額森特穆爾亦不從哈瑪爾知之譖托克托於皇后竒氏及皇太子後再出視師未及成功為羣小所搆竟以罪去冬十月丙午霍山崩前三日山如雷鳴禽獸驚散隕石數里和糴于遼陽粟豆五十萬石以昂吉爾為淮南平章新濟為江西平章。十一月新濟與賊戰于湖口死之時內外觀望為政新濟初為南臺大夫獨持風裁執政惡之移湖廣平章威順王在武昌所為多縱暴非法新濟至謂王曰王帝室之冑古所謂伯父叔父也今德意不聞而以淫獵貫怨非所謂自貽多福也王起握新濟手謝之悉罷其所為會汝頴盜起新濟募土兵完城隍以守賊遣二十人詐降新濟得其情械繫其渠魁數十人以俟命會名為大司農同僚受賂脫械賊大至內外響應武昌遂陷鄂人泣曰新

濟不去吾豈為俘囚乎新濟入見具陳本末上大喜賜之食時宰不悅奏為江西平章至江東有詔令守江州而江州已陷賊據池陽太平號百萬新濟募兵得三千人趨銅陵克之擒周驢奪船六百艘軍聲大振遂復池州分兵攻石埭諸縣進據清水灣又大破之賊久圍安慶聞風燒營遁遂進復湖口縣克江州留兵守之命王惟恭柵小孤山新濟自據番陽口綴江西要衝以圖恢復而湖廣既陷江西被圍淮浙亦多故日久援不至粮乏卒疲或勸以東南完實盍因粮以圖再舉新濟曰吾受命守江西必死於此賊乘大艦來攻編葦筏塞上下流火之新濟帥兵力戰衆死且盡新濟猶堅坐不動中流矢而仆賊素聞其名不忍害舁至密室乃蘇羅拜餽食新濟斥之凡七日乃自力而起北向再拜曰臣力竭矣遂絕新濟河西人吹斯戩之子也　十二月達實巴圖爾復襄陽。以察罕特穆爾為汝寧府達嚕

噶齊李思齊爲知府潁州沈丘人察罕特穆爾與信陽州羅山人李思齊同起義兵破賊有功故詔議屯田立分司農司托克托言京畿近水地利皆用之召募江南人耕種歲可收粟麥百萬餘石不煩海運京師足食上曰茍利國家其議行之於是西自西山南至保定河間北抵檀順東及遷民鎮凡係官地及原管各處屯田悉從分司農司立法佃種合用工價牛具農器穀種給五百萬錠命烏蘭哈達烏克遜良禎並爲大司農卿又於江淮召募能種水田及修築圍堰之人各一千名爲農師降空名添設職事勑牒十二道募農民一百名者授正九品二百名正八品三百名從七品就令管領所募之人所募農夫每名給鈔十錠由是歲乃大稔

癸巳十三年春正月以哈瑪爾爲中書平章烏蘭哈達爲右

丞烏克遜良禎為左丞杜秉彛曼濟並參政。方國珍降。乙酉太陰犯太微東垣上相二月壬子又犯以達實巴圖爾為四川右丞賞復襄樊之功也戊戌大白熒惑辰星聚奎二月庚戌太白犯熒惑。詔立托克托平徐勳德碑評曰用大衆攻小寇曠日持久雖獲鼓旗燒積聚而不能殲其渠魁何名為平徐況屠戮齊民豈足以言勳德乎斯蓋汝中柏拜特穆爾之徒欺其上以阿附權臣也定西靜寧莊浪等處地震。夏四月車駕幸上都。江西左丞相伊埒哲伯復饒州賊兵奔潰伊埒哲伯與江浙左丞羅羅引兵由信州元帥韓邦彥哈達取道浮梁同復饒州蘄黃賊聞風奔潰以

昂吉爾為嶺北左丞相。泰州民張士誠反尋招降之

白駒場亭民張士誠弟士德士信反陷泰州命淮西宣慰副使額森布哈討之未幾士誠請降五月張

士誠復攻陷高郵知府李齊死之

初淮南行省遣齊招降士誠被留久之泰州平賊黨尚蜂聚士誠復鼓變殺參政趙璉走入湖陷興化行省左丞偰哲篤偕宗王鎮高郵出齊守覺社湖五月乙未賊數人呼譟入城省憲官皆逃齊急還城門已閉賊遂據高郵連興化實應詔赦至不得入賊紿言請李知府來乃受命行省强齊往至則下齊於獄齊雖辯說百端而士誠本無降意特遷延為繕守計官軍諜知之乃進攻城士誠呼齊使跪齊叱曰吾膝如鐵豈為賊屈士誠怒使曳倒搥碎其膝而剮之時論謂大科三魁若李黼台哈布哈及齊皆不負所學云。士誠之再反也朝廷謂其有降意遣翰林待制孫撝淮南行省照

磨盛昭相繼撫諭授以官爵士誠皆留之二人不屈亦被殺　六月立皇子阿裕爾實哩達喇為皇太子大赦。立詹事院。復安陸府知院實喇巴圖總河南軍平章達實巴圖爾總四川軍自襄陽分道而下復安陸府命淮南平章達實特穆爾福壽討張士誠。秋七月丁卯泉州天雨白絲海水日三潮湖廣參政阿爾輝復漢陽武昌。復江州。以四川平章伊蘇烏爾圖華右丞旺扎勒布哈鎮守中興。九月乙丑朔日食壬辰太白經天。車駕還宮。南臺大夫納琳罷。復道州瑞州臨江廣西元帥甄崇福復道州獲賊將周伯顏誅之

江西左丞和尼齊以兵平富州臨江遂引兵復瑞州江西賊帥王善寇閩劉健討斬之連江縣巡檢劉濬募壯士與其子健拒賊數與鏖戰濬中箭墜馬健下馬掖之俱被執濬罵賊而死健亦以死拒賊善義之釋使收濬屍斂瘞健歸請帥府兵以復仇弗聽因盡散家貲結死士百人詐為工商流丐入賊中夜半發火大譟賊驚擾自相殺健手斬害其父者張破四并擒善及陳伯祥獻於帥府磔之於是授健古田縣尹○評曰劉健孝足以復父之仇忠足以滅國之賊智勇俱全蓋奇士也授以縣尹則賞不酬功用違其才矣使之提兵萬人豈不足以保障一方也哉冬十一月庚戌京師無雲而雷少頃有火墜於東南是日脩武襄垣二縣同大同疫死者大半授方國珍官國珍不受命從特哩特穆爾尊達納實哩之請授方國珍徽州路治中國璋廣德路治中國瑛信州路

治中督遣之任國珍疑懼不受命。評曰猛虎出林蛟龍失水人皆得以制之方國珍構兵六年屢敗官軍阻江海以自固蓋未可以力勝也若因其請降厚以祿爵導之臣順使彼無失其富貴不憂爭危亡則雖强暴之性可馴而為忠義矣乃以治中移之他路是激其怨而使之再叛也朝廷處置若此豈不謂之國無人焉者哉

十二月復均房等州陝西平章博囉四川右丞達實巴圖爾復均房等州詔博羅等守之

達實巴圖爾討東正陽　江浙平章巴延特穆爾等擊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遁走巴延特穆爾及南臺中丞曼濟哈雅四川參政哈喇圖左丞桑圖實哩西

寧王英實等合軍討徐壽輝於蘄水敗之壽輝遁去獲其偽官四百餘人哈瑪爾進西天僧于

帝僧教帝行房中之術號延徹爾法又進西番僧且琳沁善秘密法帝皆習之詔以西天僧為司徒且琳沁

為大元國師各取良家女三四人奉之謂之供養嘗謂上曰陛下尊居萬乘富有四海不過保有見世而已人生能幾何當受此秘密大喜樂禪定於是上日從事於其法廣取婦女事淫戲選采女為十八天魔舞事淫宴而哈瑪爾妹壻圖嚕特穆爾與奇達實等十八號倚納克皆有寵在上前相與褻狎甚至男女裸處號所處室曰色濟克烏格依猶華言事事無𡩋也君臣宣淫而羣僧出入禁中無所禁止醜穢外聞皇太子年長尤深疾其所為而欲去之未能也

甲午十四年春正月甲子朔汴河氷五色花草如繪畫三日方解乙丑熒惑犯歲星。復峽州。二月以格爾為淮南平章呂思誠為湖廣左丞。遣吏部侍郎貢師泰和糴浙西

時江淮兵起京師食不足命師泰和糴於浙西得粮百萬石師泰還遷兵部侍郎整飭京師至上都驛户師泰驗其富貧而均其徭役民賴以甦豪貴以不利於己深嫉之會朝廷復欲和糴除師泰都水庸田使　三月癸亥朔日食。廷試進士賜薛朝晤牛繼志等六十三人及第出身有差。以達實巴圖爾為四川平章。江西左丞相伊埒哲伯卒江西自道通以寬容為政軍民懈弛伊埒哲伯至風采一新威聲漸振盗賊謀歸款至是以疾卒所部為之喪氣　夏四月癸巳朔介休縣地震。車駕幸上都。江西湖廣大飢疫。詔討方國珍以阿爾烏遜為江浙右丞恩寧普為參政總兵討捕　五月立南陽等處毛葫蘆萬户府

募土人為兵免其差役令討賊自效因其鄉人自相團結號毛葫蘆故以名之六月張士誠寇揚州達實特穆爾兵敗績諸軍皆潰詔江浙參政佛家閭會達實特穆爾復進兵已而士誠陷盱眙庚戌陷泗州官軍復潰伊洛溢。秋七月汾州孝義縣地震。八月車駕還宮。以伊徹察喇為中書平章呂思誠為左丞藏布為參政冬十月命右丞相托克托總兵征高郵總制諸王各愛滿諸省各翼軍馬出征兵至高郵戰於城外大敗賊衆於六合縣勅諸司奏事先啓皇太子。十二月以索諾木巴勒為平章僧格實哩為右丞鼎珠為左丞。詔罷托克托兵柄以河南

左丞相台哈布哈代總其軍御史袁賽音布哈等劾奏托克托出師三月畧無寸功傾國家之財為已用半朝廷之官以自隨其弟額森特穆爾庸才鄙器玷汚清臺綱紀不修貪淫益甚章三上詔令額森特穆爾都門聽旨尋安置寧夏又詔托克托喪師費財坐視寇盜削官爵淮安安置陞台哈布哈為河南左丞相伊徹察喇加太尉錫錫知樞密院一同總領諸處征進軍馬詔至軍中龔伯璲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且丞相出師時嘗被密旨一意進討可也詔書且勿開開則大事去矣托克托曰天子詔我而我不從是我與天子抗也君臣之義何在乃聽詔客省副使哈喇岱曰丞相此行我輩必死他人之手今日寧死丞相前拔刀自刎死。評曰前日交章論額森特穆爾河南功績者臺臣也今劾其庸才鄙器者亦臺臣也何公論之不定若是耶所以然者前日臺臣托克托之黨也而托克托之權方盛今日臺臣哈瑪爾之黨也而托克托之眷已衰故為是紛紛

耳臺憲紀綱若此其何以為治哉　紹興地震。汪嘉努為御史大夫。

詔威順王庫春布哈還鎮湖廣王初以武昌被陷命奪其印至是以討賊立功還其印遣　達實巴圖爾復河陰鞏縣。京師大飢疫民有復歸鎮父子相食者

造龍船於內苑上自製其樣長一百二十尺廣二十尺前瓦簾棚穿廊兩暖閣後柁殿樓子龍身并殿宇用五采金粧前有兩爪用水手二十四人皆衣紫衫金荔支帶四角頭巾自後宮至前宮山下海子內往來遊戲行時龍首尾口眼皆動又自製宮漏高六七尺廣半之造木為匱藏壺其中運水上下匱上設三聖殿匱腰玉女捧時刻籌時至輒浮水而上左右二金神一懸鐘一懸鉦夜則神人自能按更而擊無分毫差鳴鐘鉦時獅鳳在側者皆自翔舞匱之東南有日月宮飛仙六人立宮前遇子午時自能耦進

度仙橋達三聖殿復退立如前其精巧絶出人意皆謂前代所未有上既怠於政治惟事游晏以宫女十八人按舞名十八天魔又十一人奏龍笛頭管小鼓箏纂琵琶笙胡琴響板拍板海宫中賛佛則按舞奏樂宫官受秘密法者得入餘不得與○評曰古百工執藝事以諫懼作為奇巧以蠱惑上心也今龍舟刻漏皆帝所自製様則非工之罪矣故當時都人為之諺曰帝也斧鑿太子鼓鈸父子如此欲無危亡其可得乎

乙未十五年春正月戊午朔以哈斯為中書平章奇巴延布哈為遼陽平章○徐壽輝偽將倪文俊復陷沔陽威順王令其子報恩努等同元帥阿爾斯蘭水陸並進討安置文俊至漢川水淺文俊用火筏焼船報恩努遇害托克托於額齊納路○上都飢○遣兵備禦關陝諸處河南

參政洪緯羅達實特穆爾守禦河南陝西參政舒嚕多爾濟守潼關阿嚕烏遜守商州宗王嘉木揚實哩守興元多岱備山東時河南賊數渡河焚掠州縣中書參議成遵言於丞相曰今天下州縣喪亂過半而河北稍安者以河為之障賊兵卒不能渡所以剥膚椎髓以供軍而民無深怨者視河南之民猶得保其室家故也今賊北渡而官軍不禦是大河之險已不能守河北之民復何所恃河北一搖國勢將若之何語未畢嗚咽不能言宰執而下皆揮涕乃入奏遣使罪守河將帥而防禦稍嚴

閏月丙辰太白經天三月癸丑六月癸亥八月戊寅並如之

二月己未劉福通以韓林兒稱小明王

劉福通等自碭山夾河迎韓林兒至立為皇帝又號小明王建都亳州國號宋改元龍鳳以其母楊氏為皇太后杜遵道盛文郁為丞相羅文素劉福通為平章劉六知樞密院折鹿邑縣太清宮材建宮闕遵道等各遣子

（入侍邇道得寵專權福通命甲士撾殺之福通遂為丞相復稱太保）以達實特穆爾為中書平章約約為遼陽左丞相。立淮東等處宣慰司（置司天長縣統濠泗義兵萬户府并洪澤等處義兵聽富民願出丁壯義兵五千名者為萬户五百名為千户一百名為百户降宣勅牌面）汪嘉努罷。三月徐壽輝光陷襄陽。竄托克托於雲南鎮西路（及其弟額森特穆爾徙四川碉門長子哈剌章肅州次子三寶努蘭州仍籍其家財貲產）薊州雨血。車駕幸上都。夏四月分行省于彰德（命右丞瓛布左丞烏克遜良禎往治之）以錫錫為御史大夫鼎珠為中書右丞相哈瑪爾為左丞相僧格實哩為平章（錫錫既為

大夫復拜哈瑪爾為相於是國家大柄盡歸其兄弟二人矣遣使招安張士誠遣翰林待制烏瑪喇等賫宣命印信牌面與鎮南王博囉布哈及淮南省憲官商議給付呂思誠罷。五月

詔削河南左丞相台哈布哈官爵命達實巴圖爾總其兵

御史伊埒呼圖克奏台哈布哈慢公虐民詔削其官仍令總領和實亥從征命達實巴圖爾管領台哈布哈一應軍馬。評曰命將大事也必審而後動擇而後用托克托以老師費財而罷之矣曾未半載台哈布哈又以慢公虐民見黜夫弈者舉棊不定不勝其耦命將出師而易置如此烏能取勝哉又況不數月復以台哈布哈為湖廣左丞相招捕盜賊夫慢公虐民之人豈可復用況官以有罪而削無功而復刑賞如此雖滅寇盜猶不可以為國也

倪文俊復陷中興元帥多爾濟巴勒死之。六月削奪集

賢大學士吳直方等官爵御史哈喇圖劾奏托克托之師吳直方及其叅軍阿哈長史和爾齊等並宜追奪從之　以達實巴圖爾為河南平章○保德州地震○徽州隱士鄭玉為翰林待制不至○

大明太祖皇帝起兵自和州渡江取太平路自紅巾妖寇倡亂南北郡縣多陷沒故大明從而取之　秋七月立防禦海道運糧萬戸府于台州九月又分府于平江　遣使招諭及備禦諸路命將作院判烏瑪喇招安濠泗淮南左丞相太平助之章佩大監布延特穆爾招安沔陽四川平章伊蘇烏爾圖華助之平章約爾珠等守禦湖廣江浙參政納琳哈喇會平章昂昂進取常州南臺大夫福壽守集慶靚王實勒們守曹州知院達爾瑪嘉勒燦

等屯中興湖廣平章僧格頞圖琿等守襄陽參政哈喇圖等守沔陽仍詔太平統諸軍收討所陷郡縣平章曼濟哈雅知院班珠爾瑪克守大江南岸同阿爾輝護臺以達實特穆爾為江浙左丞相便宜行事時江淮繹騷南北隔絶達實特穆爾獨治方面而任用非人肆通賄賂賣官鬻爵惟視貨之重輕為高下由是謗議紛然而所部郡邑往往淪陷亦恬不以為意。評曰古稱立賢無方而元之用人惟任世族若達實特穆爾才識庸下豈足以專治方面任旬宣之寄哉當是時朝廷大臣方正者無逾太平而才智如成遵董摶霄逯魯曾忠直如許有壬呂思誠者亦不為少皆以南人不專委任宜其不能以弭亂也

車駕還宮。九月以努都爾噶為中書平章鄂掄藏布並右丞杜秉彞許有壬並左丞成遵李稷實勒們並參政

時以言為諱許有壬力言朝廷政務姑息賞重罰輕故將士貪掠玉帛子女而無鬬志遂倡招降之策其言多不載皆切中時病有僧自高郵來言張士誠乞降衆幸事成皆喜有壬獨疑其妄呼僧詰之語塞不能對未幾有壬罷為集賢大學士兼太子諭德太子以有壬前朝舊德頗敬禮之一日入見方臂鷙禽以為樂見有壬至遽呼左右屏去冬十月立淮南行樞密院于揚州。以慶通為淮南平章台哈布哈為湖廣左丞相仍命台哈布哈總兵招捕湖廣諸路盜賊給還原奪宣命昂珠罷以病辭命太保就第達實巴圖爾攻劉福通軍大破之達實巴圖爾進次許州與福通軍遇戰於長葛為其所敗將士皆奔潰至中牟收散卒會劉哈喇布哈引兵來援大破賊兵復駐汴梁十二月敗賊於太康遂圍亳州偽宋主小明王遁走安豐十二月

詔赦以天下兵起下詔罪己大赦以察罕特穆爾為刑部侍郎屢與賊戰於河南北有功故有是命哈瑪爾殺托克托托克托之貶雲南也行次大理騰衝知府高惠欲以女事之許築室一程外以居雖有加害者可以無虞托克托曰吾罪人也安敢念及此巽辭拒絕惠銜之至是再徙阿恰齊之地惠發鐵甲軍圍之哈瑪爾又矯詔遣使賜之鴆遂卒年四十二訃聞中書遣尚舍卿七十六至其地易衣冠以殮托克托儀狀雄偉頎然出千百人中而器識宏遠莫測其薀功高社稷而不伐位極人臣而不驕輕貨財遠聲色好賢下士皆出於天性至於事君始終不失臣節雖古之有道大臣何以過之惟其惑於羣小急復私仇君子病焉。評曰易曰比之匪人不亦傷乎哈瑪爾非能殺托克托也托克托自取之耳夫小人之情狀於人當路則吮癰舐痔無所不用其諂及其失勢則攘臂下石無所不盡其力苟不絕之於其初未有不受其禍者也方

伯特齊爾布哈欲害托克托之時哈瑪爾護之於內太平保全之于外及其復相托克托知哈瑪爾而不知太平者太平持公義不欲人之知哈瑪爾市私恩惟恐人之不知也不察乎此而仇君子比小人其及也宜哉

置大兵農司 詔有水田去處置大兵農司招誘夫丁有事則乘機招討無事則栽植播種凡置保定河間武清景薊等四處其屬又有兵農千户所二十四百户所四十四鎮撫司四

荆州大水

丙申 十六年春正月立福建行省 以江浙平章尊達納實理南臺中丞阿魯烏遜為平章福建廉使莊嘉為右丞元帥吴鐸為左丞司農丞努圖克齊益都總管卓思敬並參政

以鼎珠為中書右丞相吹斯戩為御史大夫哈瑪爾錫錫

罷哈瑪爾 既相以前進西僧為恥告其父圖魯曰我兄弟位宰輔宜導人主以正今圖嚕特穆爾專以淫褻媚上天下士大夫

必譏笑我有何面目見人我將除之且上目昏暗何以治天下皇太子年長聰明不若立為帝而奉上為太上皇具妹聞之歸告其夫圖魯特穆爾恐太子為帝己必先見誅即以其事聞然不敢斥言淫褻事第曰哈瑪爾謂陛下年老故耳上大驚曰朕頭未白齒未落遽謂老耶因即與謀去哈瑪爾及錫錫計已定有旨哈瑪爾與錫錫毋入朝御史大夫吹斯戩因劾奏二人罪惡上曰哈瑪爾兄弟雖有罪且與朕弟同乳姑緩其罰令出征遂罷哈瑪爾錫錫伏誅右丞相鼎珠等復糾哈瑪爾錫錫之罪不已乃命二人出城受詔遂徙哈瑪爾惠州錫錫肇州比行尋皆杖死初額森特穆爾就貶籍其家貲賜哈瑪爾及哈瑪爾死籍其家而所得額森特穆爾之軍藏封識固未嘗啓也中外皆謂上怒其譖托克托兄弟之故不知其罪由於不軌以是人皆快之　薊州地震日凡十　徐壽輝據漢陽建偽都。二月禁銷毀販賣

銅錢。詔舉守令命六部諸監院正官各舉才堪守令者一人遣使祠曲阜。張士誠陷平江入據之遂陷松江湖常州三月和買馬凡六萬匹大明取集慶南臺大夫福壽死之福壽初為淮南平章守禦有方遷南臺大夫先是集慶有警阿爾輝將苗軍來援事平留苗兵揚州而苗蠻獷悍殺阿爾輝以叛集慶援絶高郵盧和相繼淪陷福壽募民兵勸出粟激厲固守及大明兵圍集慶福壽督兵出戰盡閉諸城門己而力不能支遂破百司奔潰福壽據胡床坐鳳凰臺下軍士四集遂被殺治書賀方守臣達年達薩亦死之立江浙行樞密院治杭州命達實特穆爾兼知院節制諸軍便宜行事方國珍復降以為海道漕運萬户其兄國璋授衢州路總管是月有兩日相盪。夏四月以吹斯戩

為中書左丞相布哈為御史大夫○五月以多岱為陜西左丞相○車駕幸上都○徐壽輝復寇襄陽陷常德澧州○六月大明兵取廣德○彰德李樹生黃爪先是童謡云李生黃爪民皆無家秋七月張士誠遣兵陷杭州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遁平章尊達納實哩戰死參政楊旺札勒等擊敗之評曰夫受人之託者死人之事達實特穆爾以丞相兼知樞密節制軍民得便宜行事朝廷所付託專且重矣寇至而遁一城且不保況東南千里之地乎卒為士誠所逼逐身死名喪為天下笑悲夫八月徐壽輝遣倪

文俊攻陷衡州元帥甄崇福戰死。彗星見張宿色青白彗指西南長尺餘至十二月戊午朔始滅車駕還宮。九月汝潁賊李武崔德等攻破潼關參政舒嚕杰戰死豫王引兵復之武等敗走初潼關破豫王同知院鼎珠引兵收復令伯嘉努守之已而復陷伯嘉努兵潰豫王復引兵取之武等敗走復陷陝虢以察罕特穆爾為兵部尚書賊陷陝虢察罕特穆爾引兵復之又敗賊兵于平陸安邑詔以為兵部尚書僉河北行樞密院事詔徙置江南行御史臺治紹興復以納琳為大夫冬十月丁未有星隕大名化為石從東南流芒尾如曳篲墜地有聲火焰蓬勃久之乃息化為石青黑色形如狗頭其斷處若新割者命藏于庫

達實巴圖爾遣使來獻捷初朝廷遣托歡出督兵達實巴圖爾父子親與劉福通對敵自巳至酉大戰數合達實巴圖爾墜馬其子博囉特穆爾扶令上馬先還連發矢斃追者夜一鼓步回營移駐陳留攻取夾河寨次高柴店偪太康三十里賊以五百騎乘夜來刼營不克比曉官軍力戰自寅至巳斬賊首數萬擒偽將九人殺其偽丞相王顯忠羅文素遣博囉特穆爾報捷上賜勞内殿拜達實巴圖爾為河南左丞相博羅特穆爾四川左丞

淮安城陷江東廉訪使褚布哈死之初布哈與副使劉甲扞禦淮安甲守韓信城勢相犄角總兵者撓之檄甲別將兵擊賊賊因掘塹圍淮安芻餉路絶元帥吳德秀運米萬斛入河為賊所抄攻圍日急總兵者屯下邳按甲不出遣使十九輩告急皆不應城中餓者仆道上即取啖之草木螺蛤魚蝦鳥燕及靴皮鞍鞊草廂敗弓之筋皆盡而後父子夫婦老稚更相食撤屋

為薪人多露處坊陌生荊棘力既盡城陷褚布哈猶據西門力鬬中傷為賊所執殺而臠之子巴嚕亦死布哈守淮安五年大小十百戰精忠大節人比之張巡云

十一月有星流于東南。河南陷廉訪副使堪布適。倪文俊陷岳州殺威順王子偰爾穆特爾。復衡州湖廣參政額森特穆爾與左江義兵萬户鄧祖勝合兵復之

以董摶霄同僉淮南行樞密院初摶霄建議以淮南為南北襟喉江淮要衝其地一失兩淮皆未易服則救淮安誠為急務為今日計莫若於黃河上下瀕淮海之地及自沭陽抵沂莒諸州縣布連珠營每三十里一總砦總砦中又設一小砦使烽堠相望而巡邏往來遇賊則併力野戰無事則屯種而食然後進有據退有守常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又言海寧一境不通舟楫惟可陸運陸運之方每人行十

步三十六人可行一里三千六百人可行百里每人負米四斗以夾布囊盛之用印封識人不息負米不著地排列成行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米二百石人米一升可給二萬人此百里一日運糧之術也又淮南北之民壯者已盡為兵老幼無所依宜置軍民防禦司籍其民以屯故也練兵積穀且耕且戰內定山東完固之邦外捍淮海出沒之寇而後恢復可圖也時不能用○評曰搏霄百里一日運糧之術可施之於路近而兵少敵小而期促者耳若大敵在前擁兵數十萬千里饋糧曠日持久則此法未易行行之亦未必善也夫其為說以三千六百人排列成行人行十步負米四斗三十六人行一里三千六百人行百里人不息肩米不著地往來接運日行五百回計路二十八里輕行十四里重行十四里日可運二百石人食一升可給二萬人似矣假如兵二十萬路千里則當用運夫三十六萬人人日米一升先用米三千六

百石矣運到米二千石是以三十六萬人供二十萬人之餉可乎又運夫所食不在其中須各於所在地方支給若荒漠之地則所運之糧運夫且不足食焉能給軍嗚呼此書生之論可聽而不可行也　河決河陰。山東大水

元史續編卷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元史續編卷十五

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朱依炅

編修臣裴謙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李昇

元史續編卷十五

明 胡粹中 撰

丁酉十七年春正月丙子朔日食。命山東團結義兵每州添設判官縣添設主簿各一員專防義兵以事守禦仍命郡守提調聽宣慰司節制。○時江浙丞相達實特穆爾承制授實默伊遜穆爾固實為行樞密院判官宜孫分治處州以劉基為經歷郡人胡深葉琛章溢參謀軍事穆爾固實分院紹興與宜孫夾攻處婺山賊平之。○評曰兵貴乎精不必多將在乎和不必衆添設帥領團結義兵不足以禦敵適足以資敵耳田豐等十萬户相繼背叛而山東先失團結果何益哉 二月豫

王等大破賊兵先是河南左丞相台哈布哈駐軍南陽嵩汝等州叛民皆降軍勢大振遂會豫王及昂珠等同進討大捷以察罕特穆爾為陝西左丞李思齊為四川左丞河南賊出襄樊陷商州攻武關官軍敗走遂趨長安掠同華諸州陝西省臺來告急察罕即引兵入潼關長驅而前遇戰輒勝殺獲以億萬計賊潰散走入南山興元朝廷嘉其功授左丞未幾賊圍鳳翔凡數十重察罕將鐵騎晝夜馳赴與城中兵合擊敗之斬首萬級伏屍百里關中悉定三月中書左丞呂思誠卒初思誠毋馮夢一丈夫烏巾白襴衫紅鞾帶趨而揖曰我文昌星也及寤生思誠目有神光見者異之及長從蕭𣂏學中泰定元年進士歷官有政績素剛直不為勢利屈卒謚忠肅閏月泉州義兵萬户賽富鼎反○

大明取常州。劉福通遣毛貴陷膠萊州守臣釋家訥

死之山東皆陷又陷益都濱莒州朝廷命董摶霄從知院布哷齊討之已而濟南又告急乃提

兵往援先援兵城中以數十騎挑賊賊悉衆來鬬騎少却至硼上伏起城中出兵奮擊破之般陽賊復來襲摶

霄列兵城上弗為動賊夜攻南門禦以矢石黎明潛開東門出兵繞賊後及旦開南門下兵合擊賊敗走追殺

之盡有害其功者譖於太尉努都爾噶令依前詔征益都摶霄即引兵北行曰我去濟南必不可保已而濟南果

陷時王英年九十六致仕家居益都陷謂子弘曰世受國恩今老矣不能事戎馬以報天子尚忍食異姓之粟

乎水漿不入口者數日卒毛貴聞之命具棺衾以殮舉屍不動祝曰公子弘請公歸葬遂起觀者莫不驚異

夏四月以特哩特穆爾為御史大夫烏蘭哈達鄂蘭並

中書平章成遵為左丞約約為甘肅左丞相達實巴圖爾為四川左丞相加太尉。車駕幸上都。五月以吹斯戩為中書右丞相太平左丞相魯達實為御史大夫

評曰君子小人如冰炭水火同器則爭太平賢者也乃與吹斯戩並相火不能勝水必矣不自引去猶隱忍同事雖曰將以共濟國難然小人實非君子所可共者惜哉太平之不能見幾而作也

○

大明取寧國江陰。六月癸酉有龍鬬于温州之樂清江颶風大作所至有光如毬死者萬餘人秋七月乙亥京師晝霧不辨人物自旦至午方消如是者旬有五日詔免今歲民租之半。八月劉福通犯

汴梁分道寇掠分軍三道關先生破頭潘馮長舊沙劉二王士誠寇晉冀白不信大刀敖李喜喜趣關中毛貴據山東其勢大振彰德萬户時公權以城降遂陷曹濮大名又窺衛輝博囉特穆爾擊之又陷澤潞陵川縣尹張輔死之又攻冀寧侵壺關為察罕特穆爾所破賊遂入太行白不信等陷興元鳳翔亦為李思齊等所破走入蜀初賊陷商州據藍田西臺侍御呂思誠議求援察罕省院忌客兵軏已議久不赴思誠曰吾兵弱旦暮失守咎將安歸乃移書趣之察罕遂將兵五千來援既而賊果以察罕援兵間之思誠乃請於朝命察罕專守關陝詔從之以旺扎勒特穆爾為中書右丞溫普為參政

○癸丑二龍見祥符縣○鎮守黃河義兵萬户田豐叛

○以伯奇鄂爾為陝西平章楊旺扎勒為江浙左丞方國珍

為參政○車駕還宮○以余闕為淮南左丞○詔以張士誠為太尉初士誠俾南臺中丞曼濟哈雅為書請降江浙左丞相達實特穆爾令參政周伯琦至平江撫諭之詔以士誠為太尉士誠因留伯琦不遣伯琦始以文藝居館閣有聲及附托克托劾劉希曾等遂不為公論所與後出江東為廉使及索諾木巴勒陷寧國伯琦倉皇出走杭州於是南臺御史俞觀糾伯琦失守宜正其罪而達實特穆爾假伯琦參政招諭士誠留平江者十餘年士誠滅乃得歸番陽尋卒故論者謂伯琦遭時多艱而善於自保於致身之義為有闕云○評曰周伯琦以文藝名世固嘗在端亮之列矣一為利祿所誘諂附托克托得罪於公論遂爾改操不復顧籍居方面則失守將使命則屈節雖保身於危難而壞名毀節辱先喪家多矣惜哉○

大明取揚州。九月詔努都爾噶進討山東。以魯達實為中書平章。徐壽輝偽將陳友諒襲殺倪文俊文俊謀殺壽輝不果自漢陽奔黄州友諒襲殺之自稱平章置山東行省以大司農哈剌章為平章冬十月達實巴圖爾擊曹州賊敗績達爾瑪實哩死之。靜江路山崩地陷大水。河北水。十一月以達蘭為中書平章巴特瑪實哩為右丞李獻為左丞巴延特穆爾哈喇諾海崔敬陳敬伯並參政。十二月戊寅太白犯歳星。四月左丞相達實巴圖爾卒於軍詔以其子博囉特穆

爾為河南平章代總其兵明玉珍據成都初倪文俊陷川蜀命偽元帥明玉珍守夔文俊死玉珍遂自據成都趙君用等僭稱王號君用及彭大之子早住同據淮安君用僭稱永義王早住稱魯淮王義兵千户余寶叛據棣州寶殺其知院寶保叛降毛貴遂據棣州

河南大饑。張禎復上疏言事不省禎上疏陳十禍其根本之禍六征討之禍四歷數其弊一曰輕大臣二曰解權綱三曰事安逸四曰杜言路五曰離人心六曰濫刑獄所謂根本之禍也至若不慎調度不資羣策不明賞罰不擇將帥所謂征討之禍也其言多不能載大畧以謂陛下因循治安不預防慮今海宇亂離天道變常民情難保正當徼省惕厲奮發思過念祖宗創造之難今日墜亡之易修實德推至誠凡土木之工聲色之樂宴安鴆毒皆宜痛撤勇改而陛下泰然若承平無事之日此事安逸所以

為根本之禍者也又自四方有儆調兵六年初無紀律又失激勸將帥因敗為功指虛為實大小相謾上下相依於是覆兵殘民貪婪懦怯悉無懲戒以致所經之處雞犬一空貨財罄盡而面諛游說反以克復受責且河南一省今所存者止封丘延津登封偃師四縣而河南淮北千里蕭條經兵之處固不忍言未至之境尤可軫念如此軍旅不休使天雨粟地湧金朝夕存亡且不能保況以地力有限之費供將帥無窮之欲哉蓋亦危矣陛下事佛求福飯僧消禍以天壽節而禁屠宰今天下兵起殺人不知其數陛下泰然不理而曰吾將以是求福福何自而至哉夫賴上之寇以佛法誘衆駭駭然不至於亡吾社稷不止也堂堂天朝不思靖亂而反階亂其禍毒至深其關係至大有識者為之扼腕有志者為之痛心此則不明賞罰所以為征討之禍者也疏奏上之不省。評曰張禎之疏十禍善矣其曰輕大臣則非也至正之君不自為政善惡邪正進退黜陟舉付之省

院臺而方面皆得以便宜行事如此而猶為不重乎若曰大臣當重選智勇端亮有德之君子而才辯口佞寡廉鮮耻之人不得而輕用焉斯可矣

陳友諒寇安慶守將余闕拒却之

淮南右丞余闕守安慶倚小孤山為藩蔽命義兵元帥胡伯顔統水軍戍守友諒自上流引軍直擣小孤伯顔以戰四日夜不勝奔還賊追至城下闕遣兵扼觀音橋俄而饒寇攻西門闕斬却之友諒兵乘東門紅旗登城闕簡死士奮擊賊敗去并軍攻東西二門又敗之賊恚甚乃樹柵起飛樓來攻金鼓聲振地闕分兵捍敵晝夜不得息既而池州賊趙普勝軍東門友諒軍西門饒兵軍南門四面蟻集闕徒步提戈為士卒先衆號哭止之揮戈愈力分遣部將督三門兵自以孤軍血戰斬首無數而闕亦被十餘創安慶遂危

戊戌十八年春正月陳友諒陷安慶守將余闕等死之

城將

陷闕知不可為引刀自剄墮清水塘中死妻卜氏及子德生女福童亦皆赴井死同時死者守臣韓建一家被害居民不從賊焚死者以千計其知名者萬户李宗可紀守仁陳彬金承宗經歷段桂芳都事特穆爾布哈千户和爾布哈新李盧廷玉葛延齡丘丞許元琰百户黄寧奏差烏德美安慶推官黄圖嚕岱經歷楊桓知事余中懷寧縣尹陳巨濟事聞贈闕平章邠國公謚忠宣○評曰余闕可無愧於張巡矣巡保障江淮唐室得以興復故世稱其節賞其功闕屏蔽揚豫當東西南北之要衝四面攻圍誓以死守然元氏終亡是以忠節見稱而功不顯也况同時死義之士不下於南霽雲諸人○亦豈非闕之精忠仗節有以感激之歟嗚呼希矣

大明取婺源州。田豐陷東平。以布埒齊知樞密院

○二月毛貴陷清滄州濟南守將阿達戰沒河南右丞

董摶霄死之 布哈齊與貴戰于好石橋敗績走濟南貴遂陷清滄據長盧濟南守將阿達戰死貴立賓興院選用故官以姬宗周等分守諸路又於萊州立三百六十屯每屯相去三十里造大車運糧官民田並十分收二冬則陸運夏則水運時董摶霄駐兵南皮縣魏家莊詔遣使拜為河南右丞毛貴兵卒至而營壘未完諸將曰賊至當如何摶霄曰當以死報國因拔劍督戰賊突至捽摶霄問曰汝為誰曰我董老爺也衆刺殺之無血惟白氣衝天是日其弟昂霄亦死摶霄以儒生起家為能吏會天下喪亂乃復以武功奮其才畧有大過人者而當時用之不能盡其才君子惜之。評曰摶霄忠義固可以感天地貫金石然刺之無血惟白氣衝天則涉乎誕妄矣蓋史家之過稱人之美固不在是也

田豐陷濟寧努都爾噶棄東昌走豐遂入據之 努都爾噶聞田豐逼東昌棄城走豐遂陷東昌及益都廣平大掠已而復退

保東昌三月己亥朔日色如血。毛貴兵至柳林劉哈喇布哈擊敗之貴走保濟南貴陷般陽至薊州犯漷州至棗林樞密副使達國珍戰死遂畧柳林劉哈喇布哈擊敗之貴走還丁卯太白在井失行于北至十二月戊寅生黑芒環繞其星乍東乍西乍動乍靜癸未忽明忽暗大明取建德路。王士誠陷晉冀又侵懷慶周全擊走之士誠兵陷晉寧總管杜賽音巴哈死之又陷冀寧及大同諸縣復侵懷慶為全所敗夏四月陳友諒陷龍興省臣道通和尼齊棄城走友諒又遣王奉國攻陷饒州康泰寇邵武又陷吉安撫州初道通任章巴延布延布哈捍城頗有功未幾和尼齊來為左丞貪忍不得士心而

道通素卹民能任人有功者賞無功者或不加罪二人又素不相能城陷和尼齊出走道通退保撫州欲集義兵取復而勢已不可因歎曰身為大臣城陷不守復何面目見人追者至道通迎敵遂為所害○初朝廷授吳當江西廉訪使與兵部尚書黄昭和尼齊同便宜行事復建撫二州時參政多岱總兵忌當成功搆當昭南人不宜統兵柄改當守撫州昭臨江並供億和尼齊軍而和尼齊又言二人難任牧民皆坐除名江西既陷當著道士服杜門不出友諒舁至江州拘留一年不屈放還吉水卒當澄之孫也

察罕特穆爾等敗李喜喜于鞏昌喜喜走入蜀

察罕特穆爾李思齊張良弼郭擇善拜特穆爾鼎珠汪長生努各以所部兵討李喜喜喜喜敗走入蜀察罕特穆爾駐清湫思齊駐斜坡良弼駐秦州擇善駐崇信拜特穆爾駐通渭鼎珠駐臨洮各自除拜府州縣官屬徵納軍需既而朝廷召察罕以兵屯涿州乃自將

銳卒赴名擊冀晉賊却之河東悉定己而良弼殺拜特穆爾李思齊殺郭擇善以察罕特穆爾兼西臺侍御同知河南行樞密院命守關陝晉冀撫鎮漢沔荆襄便宜行事察罕乃益務練兵訓農以平定四方為己責劉福通入汴梁奉其偽宋主小明王居之福通攻汴梁竹貞棄城走福通等遂入城乃自安豐迎其偽主居之以為都以台哈布哈為中書右丞相命進討山東台哈布哈拒命詔誅之以烏蘭哈達代總其兵台哈布哈既與太平相失聞其復相意不能平嘆曰我不負朝廷朝廷負我矣太平南人乃復居中用事我反在外勞苦耶是時朝廷復台哈布哈湖廣左丞相使進討諸將皆欲進兵而台哈布哈以養銳為名反勒兵退及賊攻汴梁守臣請援十往反猶按甲不動或諫之曰賊旦夕至丞相

兵不進何也台哈布哈大言曰我在何物小寇敢來若等無多言而出軍縱掠百里內蕩然玩寇養亂致河北山西相繼不守朝廷憂之兩遣重臣諭旨授以成筭皆不聽其子壽通將兵分討山東入奏事語言驕慢上由是惡之會山東賊愈充斥乃拜台哈布哈中書右丞相總兵進討台哈布哈即上言軍行以糧餉為先請令太平至軍供給乃可濟事不然兵不能進於是廷議喧然太平令御史劾其緩師拒命詔削奪官爵益州安置以烏蘭哈達代之台哈布哈聞有詔夜馳詣劉哈喇布哈求救哈喇布哈時駐保定見其來置酒慷慨言曰丞相國家柱石是必讒言間之我當往見上丞相勿憂即走至京先見太平太平問其來故具以告太平曰台哈布哈大逆不道今詔已下汝妄言將及禍哈喇布哈懼不敢發太平語之曰汝能致台哈布哈功不細矣因許之乃引見上賜賚良渥哈喇布哈還縛台哈布哈父子送京師未至殺之於路

山東地裂天雨白毛。以

察罕特穆爾為陜西平章聽便宜行事　六月戊辰朔日食○

關先生等兵陷遼州攻保定不克遂陷桓州掠大同興和諸郡　前江西廉訪

僉事巴延謀起兵討賊不克而死巴延初以處士徵為待制遷僉憲江西以

病免歸及河南盜蔓延河北巴延言於省臣將結鄉民為行伍以自保而賊兵大至乃渡漳北行邦人從之者

數十萬至磁與賊遇賊知其名生致之誘以富貴巴延不屈引頸受刃與妻子俱死或剖其腹見其心數孔曰

古稱聖人心有七竅此非賢士乎納心腹中排墻而揜之事聞謚文節巴延字宗道初師黄坦以穎悟可比顔

子因命以顔為氏世呼為顔宗道云　秋七月丁酉朔周全以懐慶叛附劉

福通時察罕特穆爾駐洛陽遣拜特穆爾守盌子城周全來戰殺拜特穆爾遂盡驅懐慶民入汴梁福通

尋遣全攻洛陽守將登城以大義責全全愧謝退兵福通殺之。評曰周全愧謝退兵亦理義之良心有不能亡故也然與其為福通所殺孰若堅守臣節為國死難之為美乎亦可以為人臣而懷二心者之冰鑑矣京師戒嚴有賊兵犯京城刑部郎中布哈時守西門夜開關擊退之於是命左丞相太平督諸軍防禦義兵萬户王信以滕州叛降毛貴。八月江浙平章薩木丹巴勒逃入福建薩木丹巴勒討饒州貪財玩寇久而無功遂妄稱遷職福建行省為憲臣巴喇容特特穆爾所劾拘之興化蒙陰縣飢斗米金一斤京畿水。九月命參政布延布哈治書李國鳳經略江南。以慶通為南臺大夫。陳友諒陷贛州江西參政沁布阿咱爾等死之總管噶海

齊亦死友諒遂陷汀州　冬十月大明取蘭溪諸暨等州○十一月乙未朔以布哈特穆爾為福建平章○吹斯戩罷以努都爾噶為右丞相時天下多故外則疆守日蹙內則帑藏空虛而上方溺於淫樂不恤政務吹斯戩居相位無所匡救而公受賄賂貪聲著聞於是御史楊珠布哈劾奏其任用私人圖烈及妾弟崔旺扎勒特穆爾印造偽鈔事將敗殺旺扎勒以滅口吹斯戩乃自請罷政詔止收其印綬御史王彝達爾瑪實哩言不已上終不聽　十二月戊寅太白經天○大明取婺州守臣僧住及浙東廉訪使楊惠死之○關先生兵陷上都焚宮闕留七日轉掠遼陽　是歲京師大饑疫時河南北山東皆被

兵民攜老幼流入京師重以饑疫死者相枕藉官者保布哈請市地收瘞之上賜鈔千錠皇后及皇太后賜金銀及他物有差省院官僚施他物者無算保布哈出金玉帶各一及銀鈔米麥以為費擇地南北兩城抵盧溝橋掘深及泉男女異壙人以一尸至者隨給以鈔舁負相踵凡瘞二十萬又修水陸會三晝夜居民病者給藥不能喪者予之棺翰林承旨張翥為文頌其事曰善惠之碑○評曰民之流離他域轉死於饑疫者以世亂故也世亂而不能靖則以君德之不修臣職之不共所致耳盍亦反其本哉不能靖亂以安民而區區掩埋祠祭以為惠君臣上下方有德色吁抑末矣彼張翥者不聞規正而撰文頌美何其諂哉

己亥十九年春正月陳友諒寇信州江東廉訪使巴延布

哈德濟引兵救之賊黨王奉國寇信巴延布哈德濟自衢往援破走其兵時鎮南王子大聖努樞密院判席閏屯兵城中開門出迎德濟登城四顧誓以破賊自許後數日賊又來攻德濟分兵為三出城奮擊斬首數千級復大破之友諒弟友德植木柵攻城益急遣人來說降部將高義潛與之通紿呼圖克布哈范則忠等十將往見奉國皆拘囚不遣義又以計來誘德濟時德濟坐城上見義來謂曰汝誘十帥無一人還今來誘我耶我頭可斷足不可移數其罪而斬之由是日夜鏖戰糧竭矢盡而氣不衰城中食草苗茶紙䩉靴底掘鼠羅雀殺老弱以食。評曰四海板蕩寇盜相望有民社之寄者孰不幸封境之苟安以自免也故張巡守睢陽求救於賀蘭進明而不得蓋惑懼其同禍惑忌其成功能挺身赴敵者鮮矣賊寇廣信衢雖隣壤尚可自保巴延布哈德濟即引兵往救亦異於周伯琦之出走者矣

闞先生等兵陷遼陽懿

州總管呂震死之贈震河南左丞東平公賊引兵往高麗　癸丑流星起南河沒于螣蛇將沒迸散隨落處有聲　二月詔博囉特穆爾移鎮大同欲倚以捍蔽京師故也復置大都督兵農司并分司十道專督屯種以博羅領之所在侵奪民田不勝煩擾時台哈布哈潰兵數萬抄掠山西察罕特穆爾遣陳秉直分兵招撫其首領悉送河南屯種　夏四月趙君用殺毛貴其黨續繼祖又執君用殺之。京師大飢自正月至五月銀一錠得米八斗死者無筭通州民劉五殺其子而食之　五月以旺扎勒特穆爾為陜西左丞相。山東西河南北關中大蝗飛蝗蔽天人馬不能行所落溝塹盡平民大飢　六月辛巳以雅克科爾為御史大夫。

以吹斯戩為遼陽左丞相。甲午陳友諒陷信州巴延布哈德濟戰死五月德濟大破賊兵王奉國復晝夜攻之不息穴地梯城以上城遂陷德濟與大聖努參謀哈喇丹皆戰死德濟之將赴援也入白其母鮮于氏曰兒今不得事母矣母曰爾為忠臣吾死何憾因命其子額森布哈奉母間道入福建以江東廉訪司印送行臺巴延布哈德濟高昌王錫錫德濟之孫鮮于氏太常典簿樞之女也秋七月丁酉太白犯上將甲辰犯右執法己酉犯左執法八月察罕特穆爾等兵討劉福通破汴梁福通以其偽主走安豐察罕大發秦晉軍討汴圍其城督諸將闊思孝李克彞珪林齊賽音諤德齊達呼托音布哈呂文完哲賀宗哲孫翥等攻破之福通等走安豐詔以察罕特穆爾為河南平章兼同知行樞密院西臺中丞賜

七寶帶以旌其功九月以特哩特穆爾為陜西左丞相○河決任城縣○丙午白虹亘天○大明取衢處州○詔徵海運糧于張士誠遣兵部尚書特哩特穆爾等以御酒龍衣賜士誠徵海運糧時朝廷又遣户部尚書貢師泰分部於福建以閩鹽易糧海運給京師得糧數十萬石京師賴焉冬十一月京城十一門築甕城造弔橋評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築甕城造弔橋曾足以為國乎以方國珍為江浙平章○壬申太白犯斗辛巳流星大如桃流星起自危東行没于畢宿之西京師有杜鵑啼於城中居庸關亦有之十二月皇太子殺其中書左丞成遵

參政趙中初毛貴據山東由河間入寇中外大駭廷議遷都避之和者如出一口左丞相太平力爭不可遣劉哈喇布哈擊敗之京師遂安會張士誠降察罕特穆爾屢捷人心翕然有中興之望而右丞相吹斯戩家人造偽鈔事覺刑部欲逮右相置對太平曰堂堂宰相烏有此事四海聞之若國體何遂止罷其相位太平又分祿餽之而吹斯戩反銜太平先是奇皇后與太子謀內禪諭意太平太平不答由此太子亦惡之以遵中皆太平所任用令御史誣其贓罪下獄死。評曰太子之職在問安視膳刑政非所敢專也況成遵等執政大臣而專殺之是無君親矣所以然者太子謀內禪而丞相不從故殺其佐屬以脇之耳羣雄作亂於外太子謀亂於內烏得而不亡哉

陳友諒迎其偽主徐壽輝徙都江州友諒自稱漢王

制贈宋儒楊時李侗胡安國蔡沈真德秀封爵沅州路照

磨胡瑜言先儒楊時等五人有功聖門未列從祀於是省部議奏俱贈太師追封時吳國公侗越國公安國楚國公沈建國公德秀福國公並從祀宣聖廟廷

庚子二十年春正月以危素為中書參政。丙辰五色雲見。右丞相努都爾噶卒努都爾噶有識量處事平允選官不用私人為相有大臣體既卧病謂人曰太平真宰相也我疾固不起而太平亦不能久於位矣此可嘆也遂卒

二月戊午朔太平罷為太保成遵等既死太子欲盡逐帝近臣決意去太平政柄努都爾噶數於上前左右之故太子之志未及逞會努都爾噶卒太平知勢不可留乃數以病辭位拜太保養疾於家。評曰易稱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吹斯戩專政而太平與之同位力辭而去可也皇后太子既有邪謀力能匡正則正之不能則

去之亦可也太子殺成遵趙中刴床將及膚矣尚不知覺至於見逐而後去隱忍依違自取悔辱惜哉然太平蓋量雖寛而識不敏仁有餘而勇不足者也

三月戊子朔彗星見東方。甲午廷試進士賜穆珠䰟元禮等三十五人及第出身有差。以吹斯戩為右丞相時上益厭政官者保布哈用事為奸利吹斯戩因與結搆相表裏四方警報將臣功狀皆壅不上聞後又與保布哈黨庇庫庫而誣博囉以非罪卒召禍亂論者謂元之亡吹斯戩之罪居多田豐陷保定命中書都事樂元臣招諭其軍豐殺之豐殺元臣復陷永平易州廣平等處夏五月丁亥朔日食雨雹。陳友諒殺其主徐壽輝遂自僭號友諒弒壽輝于太平自稱皇帝僭國號大

漢改元大義回駐江州以班珠爾瑪克為平章。詔諭博羅特穆爾察罕特穆爾各將所部兵分守其地初烏蘭哈達領台哈布哈軍具部將方托克托與弟拜特穆爾時保遼州烏蘭哈達同唐琰高托音等屯孟州與察罕特穆爾部將班布爾錫等交兵已而烏蘭哈達引達勒達軍還京方托克托等乃從博羅由是二將不睦故有是詔且命博羅守石嶺以北察罕守關南毋得互相越境侵犯所守信地

張士誠貢糧于京師巴延特穆爾等至杭州傳詔命士誠輸粟方國珍具舟丞相達實特穆爾總督之既而士誠慮國珍載粟而不輸于京國珍恐士誠掣其舟乘虛以襲己二人互相猜疑巴延特穆爾往來開諭運米十一萬石至京七月復遣户部尚書王宗禮徵如今年之數明年五月運至

秋九月博羅特穆爾攻察罕特穆爾于冀

寧遣使和解之察罕特穆爾不受命時朝廷遣參政額森布哈等往諭二將令講和博羅自石嶺直抵冀寧圍之三日復退屯交城察罕引兵與戰已而各於關南北守禦有詔命博羅守冀寧額森遣布哈殷興祖等倍道趨之守者不納察罕又遣兵攻其軍時朝廷以冀寧畀博羅而察罕藉晉冀以致盛强乃不奉詔託言用師汴梁尋渡河就屯澤潞以拒之又與博羅軍戰于東勝遣部將班布爾錫援之班布爾錫曰彼軍奉詔而來我何敢抗察罕怒殺之○評曰首亂者博羅也察罕力若能討一舉而擒滅之可也勢不相下則宜慕廉藺之義共濟國難乃日尋干戈爭城爭地可乎且自察罕起兵收復者幾州勦絶者幾處朝廷由匹夫而擢兼三事恩寵至矣而察罕方自為謀畧不憂國此豈為純臣也哉既而詔命和解以冀寧畀博羅如事關大害係國存亡則弗與而復請可也當是時中原板蕩豈一冀寧所能杜博羅之僭亂哉盖察罕

實欲籍全晉以資盛强非真能為朝廷惜土地也班布爾錫奉詔而察罕殺之則方命之迹不能掩矣冬十一月甲寅朔黄河清原武滎澤二縣界凡清三日十二月陽翟王阿爾輝特穆爾反阿爾輝特穆爾太宗第七子默埒大王七世孫時兵起四方上屢詔宗王以北方兵南討阿爾輝特穆爾知國事不可為乘間擁兵數十萬屯駐於穆爾古珠之地將犯京畿使來言曰祖宗以天下付汝汝已失其半若以國璽付我我當自為之上遣使報曰天命有在汝欲為則為之命圖沁特穆爾將兵擊之軍潰圖沁奔上都以太平為上都留守

辛丑二十一年春正月癸丑朔詔赦天下。二月癸未朔填星退犯太微垣。三月博囉特穆爾罷兵還朝廷再命平章

達實特穆爾參政七十往諭解兵博囉特穆爾乃還遣其將圖魯卜等引兵據延安以謀入陝朝廷尋命博囉於保定以東河間以西屯田

夏四月辛巳朔日食。以張良弼為陝西參政良弼也藍田受節制於察罕特穆爾又陰結平章鼎珠聽陝西左丞相特哩特穆爾調遣已而移駐鹿臺。評曰良弼受節制於察罕而又陰結鼎珠聽陝西行省調遣則察罕與朝廷貳明矣遣子貢糧焉知非窺覘朝政也哉

察罕特穆爾貢糧于京師遣其子副詹事庫庫特穆爾貢糧至京皇太子親與定約遂不復疑

五月明玉珍陷嘉定等路李思齊遣兵擊敗之。李武崔德降于李思齊。六月乙未熒惑歲星太白聚翼。秋八月以布哈特穆爾為南臺大夫。

大明取江州陳友諒退保武昌。察罕特穆爾討田豐等降之察罕發晉軍下井陘出邯鄲過磁相懷衛又發汴梁繼之水陸並進遂平東昌復冠州遣庫庫特穆爾閻思孝等會關保珪林齊將由東阿造浮橋以濟賊以二萬人奪之關保等且戰且渡拔長清進討東平田豐遣崔世英出戰大破其軍乃遣使招豐豐降令為前鋒進討余寶及王士誠楊誠皆降進兵濟南劉珪降遂圍益都九月阿爾輝特穆爾伏誅少保知院婁章以兵討陽翟王敗其衆部將托歡擒送闕下詔誅之以其弟呼圖克特穆爾襲封以太平為太傅托歡太平子額森呼圖克將也縛陽翟王阿爾輝特穆爾太平令生致之京師由是北邊以寧加太平太傅尋辭歸奉元明玉珍陷東川郡縣李思齊遣兵擊之。復遣使徵糧于張士

誠命兵部尚書徹辰布哈侍郎韓祺往使明年運米十三萬石至京　冬十月以察罕特穆爾為中書平章仍兼知河南山東行院　十一月戊辰黃河清自平陸三門磧下至孟津五百里皆清命秘書少監程徐祀之十二月石州河清至永泮始如故　明州象山縣竹實如小米可食　李思齊攻張良弼詔和解之。京師大飢

壬寅二十二年春正月詔李思齊討四川張良弼討襄漢時兩軍不和故有是命　○大明取江西隆興諸路。○以額森特穆爾為中書右丞旺扎勒特穆爾為陝西左

丞相○二月丁丑朔盜殺陜西右丞塔布岱○乙酉彗星見見於危宿光芒丈餘色青白丁酉犯離宫西星至二月終光芒長二丈餘三月戊申不見星形惟有白氣竟天西指埽大角壬子行過太陽前惟有星形無芒在昴宿至戊午始滅明玉珍陷雲南屯金馬山陜西參政徹爾特穆爾等擊敗之擒其弟明二加博囉特穆爾中書平章位第二李思齊攻張良弼良弼伏兵大破之。夏四月丙子朔長星見其形如練長數十丈在虚危之間四十餘日乃滅乙亥熒惑不見離太陽三十九度不見當出不出五月賽富昂敗走入海陳友定復汀州賽富昂久據泉州福建平章揚珠布哈擊敗之其衆潰散

入海陳友定遂復汀州

中書參政陳祖仁上疏乞罷修上都宫闕

祖仁上疏畧曰自昔人君遇艱虞多難孰不欲奮發有為以光復前業苟不奉天道順人心而舉措失宜雖以守成猶或致亂况欲以撥亂反正乎上都宫闕自經兵火為臣子者所不忍言正陛下所當痛心疾首亟圖興復者也然四海瘡痍財用空竭驅疲民以供役使廢其田作何異扼其吭奪之食以速其斃乎且今日所當興復乃有大於此者假令上都宫闕未復固無妨於陛下之寢處使因是而違天道失民心或致驪廢大業則不可不深慮也願陛下以生養民力為本恢復天下為務親賢遠佞信賞必罰如是則承平之觀不日咸復豈止上都宫闕而已哉疏奏上嘉納焉

明玉珍自稱隴蜀王遣兵守重慶分兵寇龍州犯興元鞏昌

六月辛巳彗嵗見紫微垣光芒長尺餘戊子埽上宰至七月乙卯始

滅

田豐等叛殺察罕特穆爾詔以庫庫特穆爾代總其兵

時山東俱平獨益都孤城不下察罕環城列營重塹長圍攻具百道並進賊悉力拒守田豐王士誠陰與賊連謀復叛初豐來降察罕推誠待之不疑數入其帳中及豐謀變乃請察罕行營衆以為不可往察罕曰吾推心待人安得人人而防之左右請以力士從又不許乃從十一騎行至王信營又至豐營遂為王士誠所刺訃聞帝震悼公卿及四方之人男女老幼無不傷惜先是有白氣如索長五百餘丈起危宿掃太微垣太史奏山東當大水上曰不然山東必失一良將即馳詔戒察罕勿輕舉未至而已及於難詔贈河南左丞相封潁川王謚忠襄起復其子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平章知院代總其兵

秋九月劉福通以兵援田豐庫庫特穆爾擊破之。以蘇蘇為遼陽左丞相。

遣户部尚書托克托徹爾等徵糧于張士誠明年五月運十三萬石至

冬十月庫庫特穆爾復益都田豐等伏誅庫庫既領兵銜哀討賊攻城益急而守者愈固乃穴地通道以入拔其城執賊首陳猱頭等二百餘人獻闕下而取田豐王士誠之心以祭其父餘黨皆就誅遣關保取莒州山東悉平庫庫本察罕之甥自幼養以為子云

以佛嘉努為御史大夫。樞密副使李士瞻上疏極論時政凡二十條一曰悔已過二曰罷造作三曰講論聖學四曰詢謀老成五曰去姑息六曰開言路七曰明賞罰八曰公選舉九曰察佞倖十曰嚴宿衛十一曰省佛事十二曰絕濫賞十三曰罷各宮屯種十四曰減常歲計置十五曰招集衛兵十六曰廣屯田十七曰獎勸守令十八曰禮待藩鎮十九曰分遣大將急保山東二十曰依唐廣寧

故事分道進取先是托和齊言乞罷三宫造作帝為減軍匠之半還隷宿衛而造作如故故士瞻首及之疏入不報是歲加封先儒朱熹為齊國公贈熹父松謚曰獻靖

癸卯二十三年春正月壬寅朔明玉珍僭號建國號曰大夏改元天統

僭稱皇帝庚戌歲星退犯軒轅大星。二月庫庫特穆爾引兵還河南留索勒珠以兵守益都自還河南朝廷方倚之為安而博囉特穆爾自察罕既死數以兵爭晉冀雖屢詔諭解而讎隙日深。評曰庫庫既克田豐等政當乘鋭収復中原諭告羣雄共奬王室乃引兵還河南為自安之計以爭晉冀則其心可見矣而朝廷方倚之以為安是果何倚乎三月辛丑朔彗星見東方經月乃滅丙午大赦。廷試進士賜巴拜楊輗

等六十二人及第出身有差。分省于冀寧以平章阿爾布哈涖治立廣西行省以額爾吉納為平章時南方郡縣皆陷沒惟額爾吉納獨保廣西者十五年立膠東行省治萊州以袁宏為參政闗先生餘黨復寇上都博囉特穆爾擊降之。夏四月辛丑熒惑犯歲星。庫庫特穆爾遣兵攻張良弼初李思齊與察罕同起義師齒位相等及庫庫特穆爾總其兵思齊心不能平而張良弼孔興圖魯卜亦皆恃功懷異莫肯統屬遂成仇敵庫庫乃遣闗保珪林齊西攻良弼於鹿臺而思齊與良弼合兵連不能罷。評曰庫庫初統父兵不思效忠以靖國難既倚怨博囉又開釁良弼兵連不解卒之無功以至國亡由是而言庫庫亦羣雄之一未可以言純臣也六月博囉特穆爾遣

珠占襲據陝西庫庫特穆爾與李思齊合兵攻之貞遂降先是博羅遣方托克托迎匡福于彰德庫庫遣兵追之敗還匡福遂據保定庫庫部將屯兵藍田七盤李思齊攻興平據盩厔時博羅奉詔討襄漢而岱律阻道於前思齊躡襲於後乃請督庫庫東出潼關路通南討至是遣珠占等入陝西據其省治時左丞達實特穆爾與省臺有隙恐陝西為庫庫所有陰結博羅與珠占入城刼大夫旺扎勒特穆爾拘留不遣庫庫遣摩該合思齊兵攻之貞遂降庚戌星隕濟南龍山入土五尺壬戌太白晝見犯井。秋七月戊辰朔京師大雨雹。以馬良為中書參政。河決東平。慶元星隕聲如雷光數十丈久之乃滅八月丁亥朔倭人寇蓬州守將劉暹擊敗

之○大明討陳友諒戰于番陽湖友諒敗死其子理自立退保武昌遂圍之理改元德壽辛未太白犯左執法乙亥歲星犯右執法○九月丁亥太白犯填星辰星犯亢○張士誠自稱吴王來請命不報評曰名器固不可以假人然士誠比之他人猶有饋給軍餉之功况明玉珍陳友諒之徒皆僭大號朝廷不能禁也士誠稱王猶知請命獨不可以因而羈縻之哉明年徵海運糧士誠亦不與蓋自是東南無江浙矣詔遣使徵糧于張士誠士誠不與海運遂止於是歲冬十月丙申朔山東赤氣千里○博囉特

穆爾遣兵攻冀寧庫庫特穆爾擊破走之先是庫庫侵博囉博囉奏其跆襲父惡有不臣之罪乞賜處置至是博囉為庫庫所敗其將烏瑪喇殷興祖被擒軍遂不振十一月詔復故丞相托克托官爵臺臣奏托克托為相有大臣體脩舉政務克濟艱危統兵平徐州收六合大功垂成浮言構難就貶以没已蒙録用其子還所收田産乞閔其勳舊給還宣命於是悉復其官爵召其子哈喇章為中書平章封申國公分省大同三寶努知樞密院事殺太傅太平初上欲以巴咱爾為相辭曰臣老不足以任宰相若必以命臣非得太平同事不可於是容旨令巴咱爾留太平毋還奉元太平行至沙井闕聞命而止宿留久之皇太子惡其已去而復留也令御史大夫布哈劾太平違上命當正其罪詔拘收所授宣命吹斯戩因誣奏其罪安置土番尋遣使至東勝逼令自裁年六十三○評曰至正

宰相惟太平德量深厚才識宏遠為時論所服故多爾濟努都爾噶巴噶爾皆國勳舊拳拳推獎之不置不賢而能若是乎當是時國勢日危朝政日亂奸邪視忠直如仇讐惟恐其去之不速而太平聞命即止宿留乆之雖曰一飯不能忘君然忠不見信卒蹈危禍悲夫

十二月以陳祖仁為甘肅參政

時保布哈托驩内侍太子外結丞相吹斯戩驕恣不法御史傳公讓劾之忤皇太子意坐左遷治書侍御史陳祖仁乃上疏太子言御史糾正奸邪非一己之私言乃天下之公論臺臣審問尤悉故以上啓今殿下不察輒加阻抑使奸蠧情狀不得達於君父則亦過矣夫以二豎之微而於祖宗所遺之天下所立之臺諫漫不加卹可乎且殿下職止於監國撫軍問安視膳而予奪賞罰之權自在君父今方毓德春宮反使諫臣結舌凶人肆志豈惟君父徒擁虛器天下蒼生亦將奚望疏入太子大怒令大夫婁達實諭祖仁以所言雖是但托驩等初

無是事御史糾言不實已與美除昔裕宗為太子凡事合奏者皆許啓聞非獨我今日如是也祖仁乃復上疏言御史所劾得之田野殿下所詢不出宮墻所以全此二人者正緣不知其奸故也然舉朝知之在野知之天下亦知之獨殿下未知耳且裕宗既領軍國重事理宜先閱其綱若至臺諫封章自是御前開拆假使必經東宮而君父或有差失諫臣上言太子將使之聞奏乎將寢抑之乎聞奏則傷父之心寢抑則陷父於惡殿下將安所處如知此說則今日言章不宜阻御史不可斥矣斥其言而美其除不知御史言為天下國家乎為一身官爵乎斥者去來者言言者無窮而美除有限殿下又將安處於是太子以其事聞二人皆辭退上又令婁達實諭旨祖仁復言於上曰祖宗以天下傳之陛下今乃壞亂不可救雖曰天運使然亦刑賞不明所致區區二豎猶不能除況於大者願陛下顯斥二人勿令以辭退為名使海內明知賞罰則將士亦必效力天下可全若

優游不斷則臣有餓死於家誓不與之同朝牽連及禍矣上大怒時侍御史李國鳳亦言二人必當斥於是臺言自婁達實以下皆左遷

婁達實圖沁特穆爾叛奔大而出祖仁為甘肅參政

同二人得罪于東宮故叛附于博囉特穆爾

元史續編卷十五

元史續編卷十六

明 胡粹中 撰

甲辰二十四年春正月大明滅僞漢陳理出降湖南北江西相繼歸於大明

三月詔削博囉特穆爾官爵坐匿㛮達實等削官爵罷兵權

先是四川鄉里初㛮達實以帝母舅故上數侯路通許歸為太子寢其事而太子不從丞相吹斯戩官者保布哈皆附太子必窮究其事又圖沁特穆爾先與中書右丞額森布哈有隙額森布哈因譖其誣毁朝政而博囉素與圖沁友善且知其誣遣人白其非罪皇太子因誣博囉與㛮達實等謀為不軌下詔削奪於是

禍亂不解矣○評曰博囉與察罕父子兵爭曲直無甚相遠朝廷若能處置得宜命察罕專收復河南博囉平定山東各責其成功而晉冀則朝廷自遣人戍守彼各不得駐兵如此則禍患庶幾其有瘳乎今察罕既不奉割冀寧之詔曲不在博囉矣東宫無道而妻達實得罪出走博囉匿之無大惡也況達實巴圖爾勲在王室博囉亦不為無功緣情定罪猶當議免何至遽削奪其官爵乎激成其變禍亂不解雖博囉怙終自取覆滅亦順帝不能駕馭之所致也

夏四月甲午朔博囉特穆爾拒命詔庫庫特穆爾討之○壬子歲星逆行入端門自去年九月東行入右掖門犯右執法出端門留守三十餘日犯左執法今又逆行入端門出右掖門又犯右執法博囉特穆爾遣兵犯闕皇太子出奔博囉知詔命調遣非

出帝意皆吹斯戩所為遂令圖沁特穆爾舉兵向闕入居庸關知院伊蘇詹事布埒齊迎戰于皇后店布埒齊力戰伊蘇不援而退皇太子率侍衛兵出光熙門東走古北口趨興松

圖沁特穆爾以兵入京師殺右丞相吹斯戩圖沁兵至清河列營時京師無備城中大震令百官吏卒分守使達喇國師至其軍問故以必得吹斯戩保布哈為對詔慰解之不聽乃執二人與之圖沁兵自健德門入覲帝於延春閣慟哭請罪上宴賚之圖沁乃還

詔復博囉特穆爾官爵加太保以圖沁特穆爾為中書平章。五月甲子黃河清衛輝路界

庫庫特穆爾以皇太子命遣兵攻大同庫庫以太子命討博囉屯兵冀寧其東道以白索爾珠領兵三萬守禦京師中道以摩該珠占領兵四萬西道以關保領兵五萬合擊之關

保等進逼大同。評曰以皇太子命討博囉則國幾乎無君矣順帝至是蓋徒擁虛器而已夫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威令不行於一家豈足以服四海哉

博囉特穆爾復舉兵犯闕入京師

博囉留兵守大同而自率兵與圖沁妻達實復大舉向闕駐兵健德門外與妻達實等入見帝于宣文閣訴其非罪皆泣上亦泣乃賜宴博囉欲追襲太子妻達實止之博囉又使翰林承旨張翥草詔削奪庫庫官爵發兵討之翥不從或勸之翥曰吾臂可斷筆不能操上知其不可奪命他學士為之博囉亦不以為怨

六月癸卯三星晝見

白氣橫突其中

甲辰火星夜見如晝丁未星隕。秋七月庫庫特穆爾以兵迎皇太子

白索爾珠以兵請太子西行會博囉前鋒入居庸關皇太子親帥兵禦于清河伊蘇軍昌平士卒皆無鬬志太子馳還都城白索

爾珠入平則門遂扈從太子出順承門由雄霸河間取道達冀寧癸亥太白歲星合于翼甲子歲星犯左執法金木二星相去八寸大明取廬州○皇太子至冀寧○八月壬辰朔日食○以博囉特穆爾為中書右丞相妻達實為平章圖沁特穆爾為御史大夫伊蘇知樞密院仍詔博囉監修國史節制天下軍馬其部屬皆布列省臺百司又招諭博囉庫庫皆朕股肱視同心膂自今各棄宿忿務成大勳博囉既專國數月間誅狎臣圖嚕特穆爾博迪斡爾密等罷三宮不急造作沙汰官寺減省錢糧禁西僧作佛事數遣使請太子還宮使至太原拘留不報張士誠遂達實特穆爾以其弟士信為江浙

左丞相初士誠逼杭州達實特穆爾出走富陽得苗軍帥楊旺扎勒擊敗士誠兵乃得還因以旺扎勒為左丞而苗軍素無紀律抄掠肆暴旺扎勒日驕不可制然屢敗士誠士誠乃遣曼濟哈雅以書詐降詞多不遜達實特穆爾不可旺扎勒固請許之士誠復邀王爵又不許復請爵為三公旺扎勒又力為之請遂授太尉士誠雖曰降而城池甲兵錢穀皆自據如故又素忌旺扎勒欲圖之而達實特穆爾亦厭旺扎勒所為乃陰與定計殺旺扎勒及其弟巳延旺扎勒既死士誠遂遣兵入杭州朝廷因授其弟士信為平章由是方面大權悉歸張氏達實特穆爾徒存虛名而已時右丞達蘭特穆爾郎中真保二人諂事士誠多受其金帛數媒孽達實特穆爾之短以故士誠遂有不相容之勢至是士信使王晟等面數達實特穆爾過失勒其自陳老病移咨省院恬退又言丞相非士信不可即逼取符印遷于嘉興幽之而士信遂自為丞相。評曰旺扎勒苗軍帥固不可與共事然達實特

穆爾若能正己格物厲以忠義日漸月漬理無不化譬之鷹犬然飽其肉而謹其縶索必為之用乃任用非人惟事貨賄郡邑淪沒恬不為意彼習見若此猛鷙之性豈能馴伏哉及其厭惡反與士誠謀去旺扎勒是自翦其爪牙也且士誠得志與旺扎勒孰重輕旺扎勒死而盜得以操戈逐我矣均之為死也死而不辱雖百世猶以為榮受辱而死死已晚矣嗚呼若南臺大夫布哈特穆爾為得其死哉

九月張士誠殺南臺大夫布哈特穆爾

士誠既自稱吳王諷行臺為之請實授于朝御史大夫布哈特穆爾不從即使人至紹興索其臺印布哈特穆爾封其印置諸庫曰我頭可斷印不可與又迫之登舟曰我可死不可辱也從容沐浴更衣與妻子訣賦詩二章乃仰藥死臨死擲杯地上曰我死矣逆賊當踵我亡也後數日達實特穆爾聞之嘆曰大夫且死吾不死何為遂命左右以藥酒進飲之而死布哈特穆爾字兼善達魯奈曼氏特默

格之子也前中書左丞許有壬卒有壬歷事七朝垂五十年國家大事無不盡言皆根據天理而曲盡人情當權奸恣睢忤意者誅竄隨之有壬不為巧避遇事必明辯力爭不知有生死利害君子多之有壬善書能屬文歐陽玄謂其雄渾閎雋涌如層瀾迫而求之則淵靚深實蓋深許之也謚曰文忠

乙巳二十五年春正月封李思齊許國公。二月辛丑日旁有一月一星汴梁路見三月壬戌白虹貫日日有暈內赤外青皇太子下令討博囉特穆爾下令于博囉特穆爾軍中曰博囉特穆爾襲據京師余既受命總督天下諸軍恭行天罰少保平章庫庫特穆爾躬勒將士分道進兵諸王駙馬及陝西平章李思齊等各統軍馬尚其奮義努力克期恢復以婁達實拜特穆爾並御史大夫。

博囉特穆爾出二皇后奇氏幽之后名旺扎勒呼圖克高麗人生太子立為二皇后性頴黠知讀書好施與恤貧建齋上既怠於政治后與太子謀內禪遣內侍保布哈諭意丞相太平不答復召至宮賜酒申前情太平依違而已由此計不得行至是皇太子下令討博囉博囉怒嗾御史武起宗奏后外撓國政宜遷出居外帝不答遂矯詔幽后于諸色總管府令其黨姚巴延布哈守之夏四月闢保入大同。五月丁酉熒惑犯太微垣。甲子京師天雨氂長尺許或言于帝曰龍鬚也命拾而祀之六月以黎安道為中書參政。戊申京師雨魚時大雨有魚隨雨而落長尺許人取而食之出皇后奇氏還宮博囉特穆爾復逼后還宮取印章偽為后書召太子復出幽之后數納美女于博囉至是始得還宮以

和尼齊為御史大夫。皇太子加李思齊中書平章邠國公（復以為詹事兼四川行院）秋七月塡星歲星熒惑聚于角亢。乙酉博囉特穆爾伏誅妻達實圖沁特穆爾皆遁走（博羅既握國柄恣為淫虐威順王之子和尚忿其無君數言于帝受密旨與儒士徐士本謀結勇士上都馬金諾海巴延達爾特古斯布哈和尼呼圖克洪巴拜黃哈喇巴圖雲從龍陰圖刺之帝期以事濟放鴿鈴為號使士本掌之博羅入奏事行至延春閣李樹下巴延達爾自衆奮出斫之中其腦上都馬等競前斫死之於是封和尚為義王）誅黎安道方托克托雷一聲（皆博羅特穆爾之黨也）京師大水。大赦。八月丁亥朔京師戒嚴珠占以兵入城大掠（門不

開者三日珠占摩該軍至城外緣城而上碎平則門鍵以入遂大掠以洪巴拜特古斯布哈訥呼圖並為中書平章。丁未皇后鴻吉哩氏崩。九月皇太子還京師遣使丞博囉首往冀寧召太子還庫庫特穆爾扈從至京以巴咱爾為太師中書右丞相庫庫特穆爾為太尉左丞相知樞密院。以方國珍為淮南左丞相分省慶元。評曰夫駕馭雄傑消除禍亂貴審爭勢而中其機則有以折其心而散其謀也國珍兄弟以拒捕入海不得已弄兵以自救而朝廷力不能討使得恣雎倔强於黑子彈丸之地及官軍再敗台哈布哈死則叛亂之志萌矣當是時因其請降授以高官厚爵奬其遷善悔過彼顧惜禄位保全富貴自將格其非心黨與一散後更陸梁取之如反掌耳乃吝

惜名爵授之郡佐彼則有山頭望廷尉而已至是亂雄日滋國勢日削崇以相位是假虎以翼何足以導其臣順哉冬十月以哈剌章知樞密院圖魯為御史大夫托克托穆爾為中書右丞達實特穆爾特哩實克並參政。婁達實伏誅益王昆都特穆爾樞密副使觀音努擒婁達實誅之詔封庫庫特穆爾為河南王總制諸道軍馬詔張良弼俞寶孔興等悉聽調度又命代皇太子親征總制關陝晋冀山東等處并迤南一應軍馬諸王各愛滿應該總統凡軍務錢糧名爵黜陟予奪悉聽便宜行事閏月戊辰太白辰星熒惑聚斗〇十一月

大明取泰州。十二月詔立奇氏為皇后改奇氏為索隆噶氏詔告

天下仍封其曾祖圖沁特穆爾伏誅圖沁以餘兵往巴爾斯之地命嶺北以下三世為王

左丞相舒蘇及知院魏賽以賓國公五十八知樞密院音布哈同討獲之伏誅

。庚子歲星掩房。是歲分置南臺于福建御史大夫旺扎勒特穆爾奏南臺移置紹興近因道梗兩廣福建凡公文至臺風信不便徑申內臺又未委事情虛實宜於福建置分臺令各道文字徑由轉達內臺為便從之

丙午二十六年春正月以博囉實勒為御史大夫溫扎木知樞密院。以實喇達哩為中書左丞相。二月庫庫特穆爾還河南分立省部以自隨尋居懷慶又居彰德。評曰庫庫特穆爾至是其情見矣前日猶

以博羅為辭今博羅已滅朝廷授以王爵付之兵柄總制諸道軍馬悉聽便宜行事待之不可謂不誠任之不可謂不重庫庫苟有忠義之心奬率三軍以收復為事鞠躬盡力斃而後已可也夫何志得氣滿徇身忘國分立省部以自隨既不能謀謨於内又不能敵愾於外盤桓猶豫徑歸河南及京畿危急遣兵徐駐濟南則是其心竊窺鷸蚌之勝負而欲收漁人之功者也卒之大勢已去寰宇盡失竄伏沙煙漠草之間而欲以興復為名吾誰欺欺天乎人謂庫庫為元忠臣吾不信也

黄河北徙（上自東明曹濮下及濟寧皆被害）

丁丑歲星退行犯房。丁亥白虹亘天（凡五道其第三道貫日又有氣横貫東南良久乃滅）

張良弼拒命庫庫特穆爾遣兵攻之李思齊等以兵與良弼合（庫庫遣關保珪林齊以兵西攻良弼于鹿臺思齊與圖魯卜孔興等皆與良弼

合庫庫遣朱珍盧旺屯河中關保等會珠占商暠約攻良弼良弼遣子弟質于思齊連兵拒守關保等戰不利思齊請詔和解之　三月廷試進士賜哈達布哈張棟等七十二人及等出身有差○以曼濟托克托穆爾知樞密院○夏四月立皇太子妃鄂齊爾蘇達勒氏○大明取淮安徐宿泗濠壽潁高郵等州○五月以托克托布哈為御史大夫○六月介休縣地震○癸酉流星起自心沒于近蜀○秋七月辛巳朔日食○星隕石州大如斗徐溝縣地震○甲午太白經天○以李思齊為太尉

。丙辰泉州三秀山崩(河南鞏縣亦地震山崩)八月以陳友定為福建平章。以方國珍為江浙左丞相(其弟國瑛國珉姪明善並為平章)以實勒們為御史大夫。禮部侍郎滿尚賓自鳳翔還京師(尚賓與吏部侍郎溫都爾罕持詔諭李思齊開通川蜀道路思齊方兵爭不奉詔尚賓等留鳳翔一年至是始還)辛丑有星孛于東北(見紫微垣權星之側大如斗東南行犯天棓辛丑則在尾壬寅在女二度癸丑在女九度甲辰在虛乙巳又在紫微垣北斗權星玉衡之間在軫南行經漸臺輦道去虛宿壘壁陣西始滅)大清河決。大明兵圍平江。冬十月庫庫特穆爾遣兵駐濟南。十一月大明取杭湖

嘉興紹興諸路○甲辰太白犯歲星○辛丑蒲城縣洛岸崩壅水絶流三日十二月庚午和順崖崩壓死穴居避亂者七十人

丁未二十七年春正月乙未絳州聞天鼓鳴其聲如空中戰闕者李思齊張良弼圖魯卜會於河南推思齊為盟主會于故乾元殿基推思齊為盟主以拒庫庫二月以七十為中書平章伊埒布哈為御史大夫○乙丑永州晝晦大雨雹城中人舉燈而食雞棲于塒雨雹踰時方明三月丁丑朔萊州大風有異鳥至鳥翅大如席庚子京師大風晝晦○夏五月

丙子朔白氣亘天凡二道以旺扎勒布哈為中書右丞相温普為平章庫庫特穆爾擬用所屬官二千六百一十員從之以實勒們為嶺北左丞相○山東地震雨白氂○六月丙午朔日食晝如夜○丁巳龍見皇太子宮太子寢殿後新甃井中有龍出光焰燭人宮女震慴仆地又長寧寺有龍纏繞槐樹飛去樹皮皆剥○評曰太子潛龍也今龍見於其宮中則不安其潛矣況光焰燭人繞樹飛去是潛龍而有飛龍之象斯蓋當時有逼迫內禪之謀故其兆先見歟沂州山崩○摩該叛庫庫特穆爾李思齊遣張良弼部將郭謙守黃連寨庫庫部將闊保珪林齊商暠珠占引兵拔其寨謙走會摩該為變闊保等亦夜遁思齊解而西摩該殺

衛輝守將俞仁輔彰德守將范國英引軍至清化聞懷慶有備遂還彰德秋八月詔皇太子總督天下兵馬詔曰元良撫軍古今成憲曩者海内兵戈逾兹一紀故察罕特穆爾仗義興師汛掃汴洛克平青齊為國捐軀深可哀悼其子庫庫特穆爾繼志成功皇太子計安宗社累請出師朕重國本遂授庫庫特穆爾總戎重寄加以王爵俾代其行而李思齊張良弼等懷異搆兵故盜賊愈熾深貽朕憂詢諸衆謀僉謂太子聰明仁孝文武兼資爰命以中書令樞密使總天下兵馬諸王駙馬各道總兵將吏一應軍機政務生殺予奪事無輕重如出朕裁其庫庫特穆爾領本軍自闗以東肅清江淮李思齊統本軍自鳳翔以西與侯巴延達實進取川蜀以少保圖嚕為陝西左丞相本省駐劄總本部及張良弼孔興圖魯卜各枝軍馬進取襄樊王信本軍固守信地别聽調遣詔書到日汝等悉宜洗心滌慮同濟時艱詔庫庫特穆爾

不受分兵之命詔下皇太子亦不行而分兵之命庫庫終不肯受摩該陳庫庫特穆爾罪狀詔罷其兵權命進討之初太子之奔太原也欲用唐肅宗武靈故事庫庫不從及還京奇皇后遣人諭庫庫以重兵擁太子入城脅帝內禪庫庫逆知其意未至京城三十里即散遣其軍故太子深銜之及是累促出師江淮但遣其弟托音特穆爾及摩該等往而西兵互相勝負屢詔和解庫庫乃殺詔使天下努等而跋扈之迹遂彰閫保自察罕起兵即為將勇冠諸軍摩該最善論兵尤所信任至是兩人見庫庫所為有不臣之漸皆叛之列其罪惡疏于朝詔以庫庫特穆爾不遵君命罷其兵柄命摩該討之。評曰庫庫玩寇養亂厚自封植挾天子以令諸將其所以異於羣雄無幾然其名猶曰元臣也及分兵詔下而不受命則不臣之迹見矣況屢詔和解不從又殺天子之使其無君孰甚焉律以春秋之法庫庫

為亡元罪人之首欵立大撫軍院以右丞相旺扎勒特穆爾翰林承旨達爾瑪平章旺扎勒並知院事詹事院同知李國鳳參政旺扎勒特穆爾為副使以特哩特穆爾為中書添設左丞相陳敬伯為平章巴咱爾為太師永平王○九月大明兵入平江執張士誠○詔丞相伊蘇分省山東錫蘭達哩分省大同詔伊蘇會摩該取真定已而不克伊蘇還河間摩該歸彰德皇太子以王信為山東平章加信父宣司徒淮南平章沂國公冬十月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官爵居河南削太傅丞相諸職仍前河南王以汝州為其食邑其弟托音特穆爾為集賢學

士同居河南其帳前諸軍算濟珪林齊統之河南諸軍李克彝統之闞保本部軍馬仍舊自統山東諸軍伊蘇統之山西諸軍錫蘭達哩統之河北諸軍摩該統之丙辰福州地震○丁卯太白歲星熒惑聚斗○赦○以和尼齊丁好禮為中書平章○以闞保分省晉寧封許國公○大明取沂州擒王宣王信遁走○大明取温台慶元○大明取益都平章巴拜降宣慰使布延布哈等死之布延布哈及總管胡濬知院張俊俱死遂取嶧州般陽濟陰濟南東平萊州於是山東悉歸於大明矣十二月癸卯朔日食○以摩該為中書平章知樞

密院○詔會諸軍守禦山東命丞相伊蘇知院托和齊平章烏林岱摩該知院希扎丹津特穆爾江文清嚕爾等會楊誠陳秉直巴延布哈俞勝各部諸軍守禦山東又命闕保往援以楊誠陳秉直並中書平章莊嘉為參政○大明取福州平章庫庫楚逋行宣政院使托爾死之兵入杉闗取邵武時延平建寧福州興化彰泉皆陳友定所據大明兵由海道徑取福州方國珍降于大明○陳祖仁等伏闕上書不報祖仁與承旨王時待制黃哻編修黃肅等伏闕上書言近者南軍陷全齊逼畿甸朝廷雖命伊蘇出師而兵少力孤中原諸軍左牽右掣調度失宜京師四面全無屏蔽宗社安危正在今日臣等以為馭天下之勢當論其輕重強弱先後緩急前日南兵遠在一方

而庫庫特穆爾近在肘腋故宜先致討則以南兵遠而輕庫庫近而重也今庫庫勢窮南兵突至則宜先救難則以庫庫弱而緩南兵强而急也陛下與太子當審此事勢改弦更張因時制宜如膠於前說執其偏見動以言者為庫庫遊說而鉗天下之口卒有意外之變大事去矣上不省又上書太子言近日降詔削河南軍權雖所當然然此項軍馬終為南兵所忌設使或有異心待之以誠其心自沮今未有所見遽以此名加之彼若甘心為此其害有不可勝言者況庫庫屢上書疏明其心曲則是其心未絕於朝廷冀望開悟為今之計不過戰守遷三策戰則資其掎角守則望其勤王遷則假其藩衛極力勉勵猶恐遲晚豈可棄數萬之師於一方哉一旦有唐玄宗倉卒之出此時雖碎首殺身何濟於事故今不復避忌惟以宗社存亡為重奉疏以聞亦不報明年八月京城破祖仁將出健德門死於兵祖仁眇一目貌寢身短而負氣剛正議論偉然其學於天文地理兵

律百家皆通其要為詩文有法世多稱傳之○評曰人君撥亂反正必先於正身修德繼之以用賢退不肖夫然後能致至正之末順帝淫昏太子狂躁內政專於婦寺外權歸於奸雄是猶木之蠹在根本而不由於枝葉也雖使庫庫臣順南兵不至亦不能理尚何輕重强弱先後緩急之論哉陳祖仁不揣其本而拳拳以馭天下之勢為言當是時大事已去何待有意外之變其亦不審於天下之勢矣然負氣剛正則廷臣未易及也

戊申二十八年春正月壬申朔皇太子命闊保固守晉寧總統諸軍如庫庫拒命當以大義相裁就便擒拿

詔諭庫庫特穆爾詔曰比者伊蘇上奏卿以書陳情深自悔悟及省來意良用惻然朕視卿猶子卿何惑於憸言不體朕心隳其先業卿今能自悔固朕所望卿其思委任肅清江淮之意即將冀寧真定諸軍就行總制度河直擣徐沂以康靖齊魯則職任之隆

當悉還汝衛輝彰德皆為王城鄉毋以摩該為名縱軍侵暴其晉寧諸軍已命關保總制策應戡定山東將帥宜各悉心庚寅彗星見昴畢。以巴延特穆爾為御史大夫。大明取福建擒陳友定汀州總管陳谷珍以城降漳州達嚕噶齊德呼默色死之漳泉興建延邵皆降兵至漳州德呼默色嘆曰吾不才位三品有死而已吏白招諭使者至請出城迎之德呼默色從容謂曰爾第往吾行出矣乃詣廳事具公服北面再拜畢引斧斫其印又大書手版曰大元臣子即就位端坐拔佩刀自刺既死猶手執刀按膝坐儼然如生長樂縣尹都木達亦自縊二月詔削奪庫庫特穆爾封邑命圖嚕李思齊等討之詔曰庫庫特穆爾本非察罕之宗俾嗣職任冀承遺烈畀以相位陟以師垣崇以王

爵授以兵柄顧乃憑藉寵靈遂肆跋扈搆兵關陝專事併吞圖嚕首發奸謀闕保乃心王室陳其罪惡請正邦典其令圖嚕李思齊帥兵東下共行天討於是庫庫自澤州退守晉寧闕保守澤潞與摩該軍合

癸卯武庫火○大明兵至河南李思齊等走入關大明兵由東昌棣州進取河南李思齊張良弼等解兵而西思齊次渭南良弼次蒲城二將又會兵駐潼關火焚良弼營思齊移軍蒲蘆河調所部張德欽瑪蘇繕拒守大明兵入潼關思齊棄輜重奔鳳翔大明遂取河南嵩陝汝等州河北衛輝彰德廣平諸路

三月庚寅彗星見西北○有星流于東北衆小星隨之其聲大震

夏四月隕霜殺菽○五月大明取廣海廣東西海南北皆歸附左右兩江亦降

李克彝棄河南奔還陝西克彝奔陝西復推恩齊總兵於是珪林齊托克托張意據盩厔商嵩據武功克彝據岐山任從政據隴州六月甲寅大聖壽萬安寺災○秋七月癸酉京城紅霧如火照人自乙旦至辰方息亥黑氣起百步內不見人從寅至巳方消摩該攻晉寧庫庫特穆爾與戰敗其兵擒摩該及闊保殺之摩該闊保等攻平陽軍勢甚振數請戰庫庫不應一日諜知方分軍掠祁縣即夜出師薄其營擊之大破其衆二人皆被擒庫庫遣使來聞詔摩該闊保間諜構兵可依軍法處治遂皆殺之詔罷大撫軍院殺知院巴延特穆爾等○詔復庫庫特穆爾官爵封邑仍前河南

王太傅左丞相命統見軍直抵河北伊蘇由東道水陸並進圖嚕率關陝兵出潼關取河洛李思齊出七盤金商克復汴梁四道進兵犄角毋分彼此溫普索爾珠等軍東西布列乘機掃殄遼陽丞相額森布哈郡王知院厚孫等軍扞禦海口藩屏畿輔皇子悉總天下軍馬裁決庶務具如前詔　八月壬戌白虹貫日○庫庫特穆爾自晉寧退保冀寧○大明兵至通州知院巴延特穆爾戰敗死之○乙丑白虹貫日○詔淮王特穆爾布哈監國慶通為中書左丞相同守京城○帝出北奔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后妃皇太子同議避兵北行左丞相實勒們知院和斯官者趙巴延布哈諫以為不可帝不聽巴延慟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

何棄之臣等願帥軍民諸集賽台出城拒戰卒不聽夜半開健德門北去先是實勒們傳旨令太常禮儀院使阿爾輝等奉太廟列室神主與太子同北行即與太樂署令王嗣宗等襲護奉遷○大明兵入京城淮王特穆爾布哈與丞相慶通出齊化門皆被殺平章朴賽音布哈丁好禮參政郭庸刑部尚書張庸集賢侍講學士閔本翰林待制黄哷太子司經拜珠太樂署令趙弘毅皆不屈而死○國亡後一年帝駐應昌又一年四月丙戌因痢疾殂壽五十一在位三十六年太尉旺扎勒等奉梓宮北葬諡曰惠宗○大明以帝知順天命特加號曰順帝而封其孫察迪哩巴拉為崇禮侯